

經部

尚書句解卷九

元 朱祖義 撰

洛誥第十五

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年已二十公知王君德已成可居君位故復辟告歸王知公不可一日去已故堅留不與其去何前日疑公而今乃復留之葢今日成王非昔日成王七年之間周召左右所以誘掖開導之者深矣故此篇首載周公在洛遣使告卜之言中載成王留公之意後載公歸自洛與王對荅之語故作洛誥之書

召公既相宅召公既如洛相度其所居周公往營成周周公繼往經營成周以遷

頑民使來告卜於是使使來鎬京告王以所卜吉兆作洛誥遂作此書

洛誥竹簡標題

周公拜手稽首曰周公手至首首至地致敬於王而後遣使告卜辭曰朕復子明辟我於營洛之後即欲還子明辟之位辟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我向時所以居攝者以王意謙謙如恐不敢及於文王之基命益周家之命基於文王也不敢及於武王之受命益周家之命定於武王也予乃胤保我乃繼文武保有天命大相東土於是大相視鎬京之東洛土以營作新邑者其基作民明辟不過為成王基立其為民明君之本而已予惟乙卯我惟以乙卯日朝至于洛師早朝至洛地衆民興作之師即召誥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以龜卜宅於大河之北黎水之上卜此不吉我乃卜澗水東

我乃渡河而南卜於澗水之東**瀍水西惟洛食**惟洛地則龜兆食墨而吉益古者卜龜先用墨畫龜而後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謂之吉也**我又卜瀍水東**又踰瀍水之東卜之**亦惟洛食**亦惟洛地龜兆食墨而吉夫周公聖人其宅洛之計已定於胸中然猶卜於河朔澗瀍東西再三不能自已者益以實其皆不如洛之吉耳**伻來**使來鎬京、伻絣**以圖及獻卜**以洛之地圖及卜之吉兆獻之於王**王拜手稽首曰**王乃手至首首至地以謝公獻卜之言而留公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公不敢不敬上天眷命我周之休美**來相宅**所以來洛地相視其所居**其作周匹休**將以作周室配天之休美**公既定宅**公今既定其所居矣**伻來**又使使者遠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所以來者示我以所卜之休美可以常膺

之吉祥　我二人共貞　須得公與我二人同心協力貞固以守此吉祥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公其以我歷萬億年敬受天之休美　拜手稽首誨言　使我常得致所以求訓誨之言　周公曰　公歸自洛邑在鎬京訓誨成王曰　王肇稱殷禮　今日新邑既成王當肇始率行盛禮　祀于新邑　以祭于新邑之地　咸秩無文　皆秩叙其禮文所以載者祀之　予齊百工　我則整齊百官　伻從王于用　使從王往新邑時周公尚為冢宰百官尚總已以聽於公　予惟曰　我惟告百官曰　庶有事　汝從王而往庶幾有所行事於周　今王即命曰　今王即當命百官曰　記功宗　我往新邑非有他也將記功之尊者　以功作元祀　以功之尊者而作為大祀即祭法所謂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

禦大裁能捍大患則祀之此周公正欲禮樂自成王始也惟命曰成王乃惟命周公曰汝受命篤弼汝受命於文武厚輔於我丕視功載當為我大視功之所載於禮之合損合益祀之合豐合殺也乃汝其悉自教工乃汝周公當盡自以己命百官是成王未欲禮樂自己出也孺子其朋故周公呼成王為孺子謂若欲己自教百官當念及朋黨之禍孺子其朋其往所以當念朋黨之禍者自今以往絕之於未萌無若火始燄燄無使若火之始然其初但燄燄而已厥攸灼敘弗其絕及燄燄而不已其所灼燒者有次敘不可絕也厥若彝王今將如何哉亦在順其常道及撫事及撫臨政事之際如予惟以在周工一如我之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不必更求新進以間舊人自開朋黨之門往新邑今王往治新邑伻

嚮即有僚當使此在周之人各自因其職而面就其所有之僚明作有功惟其有功之人明然以獎勸之術作成之惇大成裕如此則為君者能厚其廣大之道成就其綽綽有餘裕之德汝永有辭汝成王可長有稱譽之辭於世公曰公又告王而言已汝惟沖子惟終已矣乎汝成王乃童子今日初即政思有以善其終者汝其敬識百辟享在汝先自致敬以識認衆諸侯之朝享能致其誠者辟壁亦識其有不享亦識認其有不能誠於享上者享多儀以享上之道在於多禮儀不區區在於物儀不及物使諸侯來朝禮儀疎略不及乎幣帛之多則是物有餘禮不足惟曰不享身雖來朝與不享同故雖享而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以其不用心於享上凡民惟曰不享若然則非特諸侯不用心與享上凡為民

亦將則而效之而無奉上之意惟事其爽侮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亂而肆其輕侮哉乃惟孺子頒朕彼諸侯享上尚不可區區於物而不盡其誠况成王以孺子為君待周公之臣徒有高爵厚祿頒賜於我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略不暇聽我所教汝棐輔斯民常性之道汝乃是不蘉汝乃是不能自勉而怠於民事蘉忙乃時惟不永哉何能於是而保長永之業篤敘乃正父武王云為注措無不一出於正故曰正父王令當篤厚以次敘汝正父所為而奉行之罔不若無所不順予不敢廢乃命則汝有所為我亦不敢廢汝命汝往敬哉令汝往新邑即辟當敬其所行之事茲予其明農哉我亦欲退歸州里申明農事如令人謂歸田里彼裕我民王若與彼新邑裕厚我民無遠用戾則民無遠而皆用戾

止

王若曰公欲告老歸農王於是留之意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未可遽退且留以明明師保教誨成就我幼沖之子公稱丕顯德在公自舉一已大明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以我小子之故發揚文武之成功使昭昭然暴白於天下奉答天命以此奉答上天之命和恒四方民以此而和四方常性之民居師居太師之位而無愧惇宗將禮乃可惇厚尊崇其大禮稱秩元祀以舉行次序其大祀咸秩無文凡不在祀典法應祀者皆以序祀之惟公德明惟公之德明顯光于上下上則光著于天下則光著于地謂格于天地也勤施于四方遠則勤施于四方欲無往不被旁作穆穆迓衡旁則作成穆穆致敬之德以迎迓太平之治不迷文武勤教親承文武勤勤之教以輔相我者庶

以不迷失之予沖子夙夜毖祀我幼沖所當自任者惟早夜謹祭祀之禮王曰又申美周公之言公功棐迪篤公功所以棐輔啓迪於我者甚厚罔不若時如上文之功無不如是之厚也王曰公又呼公而言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我小子今其退朝就君位于洛邑命公後欲為公立後命伯爵封為諸侯四方迪亂汎公於四方有以開其已治之效未定于宗禮尚未定所以尊公之禮亦未克敉公功若遽告歸恐亦未能有以定公之功雖公於此無心而成王實懍然不自安也迪將其後我是以封伯禽而啓迪周公之後監我士師工公當且留為我監臨此治政事之衆官此士與見士于周之士同調政事之事誕保文武受民大保安文武所受民于天者亂為四輔使治功無

愧於為王左右前後之輔臣也王曰王又告公公定公當定其留計予往已我惟往新邑而已

公功肅將祗歡公功著在人心公又能肅敬以自將不矜伐以驕人人皆敬而喜之公無困哉公今必當為我曲留共治斯民豈可有倦于勤之心哉我惟無斁其康事我惟無厭斁其安民之事公勿替刑公誠能不廢其所以儀刑四方之意四方其世享四方民亦世世享其德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公於是手至首首至地致敬於王許以留王命予來謂王前所言乃命我來洛邑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欲我奉安汝文德之祖文王受命于天所得之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及增光汝功烈之父武王之功弘朕恭以此大我恭敬之心使我大盡其敬以為之也孺子來相宅則為孺子者自今來洛相其所

居其大惇典殷獻民必當大厚其常禮以待商賢臣之有老成人者以安商人之心亂為四方新辟將以致治為四方之新君辟璧作周恭先為周家敬德之王相繼敬德者皆推成王為先曰公又言其自時中乂王自是中土洛邑以治萬邦咸休萬邦至皆有治平之美惟王有成績惟獨成王有成功矣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周公稱名而言我且但與衆御大人及治事之臣篤前人成烈相與以篤厚增光前人文武之成功荅其師還以是功荅天下衆民之望作周孚先與周家有信德之臣凡躬行信德者皆推周公為先考朕昭子刑王試考我前此所明示子以儀刑之道乃單文祖德乃盡是文德之祖文王之德伻來毖殷前日我在洛邑營作時王使使來毖謹勞來殷民伻絣

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乃因而命安慰我以秬鬯二卣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天地中和之氣所產也鬯香草也以此米與此草揉而為酒卣中尊也王以此酒二尊與我時曰明禋乃言明禋精意以享謂之禋謂使我以此酒明潔禋祀也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於是拜手稽首而致美以享神予不敢宿我於此時不敢宿留王命于家則禋于文王武王即以此酒精意以致祭于文武之廟此乃成王以公有人臣所莫能為之功故賜公以人臣所不用之禮樂也惠篤敘周公蒙如此之賜當如何哉不過順治功已厚之次序不可改作無有遘自疾無有遇自疾苦之事以自害其良心萬年厭于乃德將見治功愈厚而天下之民雖萬年之久皆飽於成王之德即醉酒飽德之時殷乃引考殷民亦必感化長有所成謂風俗歸厚一成不變也王伻殷

乃承敘故王有所使令則殷民乃承其事之次敘順旨無有或違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如此則非特周民飽德雖殷民亦將萬年之久長觀於我與子成王而懷歸其德也戊辰周公攝政之七年十二月晦日戊辰王在新邑王到洛在新邑烝祭歲親行烝禮祭文武於歲盡之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周尚赤二王廟各用赤色牛一頭騂音辛王命作冊成王命有司之言作告神冊書逸祝冊又命史官名逸者為之祝其所作之冊書惟告周公其後祝告文武言將為周公立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國之賓諸侯聞王將殺牲精意祭祖廟故皆至于洛以助祭王入太室祼王遂入清廟之太室灌以告神祼灌也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飲因灌於地故謂祼祼貫王命周公後王就廟命周公之後封伯

禽於魯作冊復作命伯禽之冊書逸誥使史逸讀以告伯禽在十有二月此又史官總記周公攝政之年月謂自武王崩後居攝至此年十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惟周公大保安文武所受之大命者終始惟七年矣

多士第十六此篇衆多之士皆紂時有位之士也習紂之惡頑不率教遂遷之耳史官以周公所告之言稱爾殷遺多士又稱爾殷多士故以多士名篇

成周既成周公於澗水之東瀍水之西營作王城於瀍水之東營作成周是成周乃王城東之邑也成周之邑既成遷殷頑民遷殷頑不率教之民居之周公以王命誥公恐有安土之人故稱成王命以告作多士作此篇書多士舊簡所題惟三月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既

復辟乃以次年三月遷頑民周公初于新邑洛公初往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用安慰開諭以告商紂時有位之士王若曰公謂王意若曰爾殷遺多士爾衆乃殷王遺餘之多士弗弔以紂為不道不足恤弔的旻天大降喪于殷皇天乃大降下喪亡之禍于爾殷家我有周佑命有周乃受上天佑助之命將天明威遂將奉上天顯然之威罰致王罰致王者之罰于紂勑殷命終于帝以正殷之命使終絕于天謂彼不正此以天威正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故爾多士當知我周之有天下非我周小國敢弋取殷之天命惟天不畀乃紂不道不為天之所與允罔固亂信乎天不堅固此為亂人弼我所以輔弼我周我其敢求位我周豈敢求爾商之天位惟帝不畀

紂不適不為天帝之所與惟我下民秉為惟我下民皆秉心協力以為我故我所以有天位也惟天明畏惟此天威明然可畏我聞曰周公謂聞人說上帝引逸天意於君之好逸樂者皆引以去之有夏不適逸是以有夏時如大禹諸賢君知天意所在皆志於憂勤不敢適情以逸樂則惟帝降格則惟天降至於夏其意向在夏也嚮于時夏自是之後漸次向至於是夏桀之君弗克庸帝不能用上天意大淫泆有辭盡大過於泆蕩而有惡辭在人泆逸惟時天罔念聞惟是之故天不復愛念不復聽聞厥惟廢元命遂廢絕其大命降致罰而降行天罰於桀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天乃命爾商之先祖成湯改革夏命為商俊民甸四方又生賢俊佐湯治四方自成湯至于帝

乙故自湯至帝乙二十六君皆能念天之意罔不明德恤祀無不明一己之德以憂恤祭祀之事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亦惟天之所大建立而安治於有商殷王亦罔敢失帝殷王亦無敢失天意罔不配天其澤無不益廣其德以合上天之澤在今後嗣王奈何在今後嗣王紂誕罔顯于天大不明於天意是以天引逸而紂乃適逸矧曰況能自言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其有耳聽心念先王勤勞以建立國家之事業誕淫厥泆乃大過為泆蕩之事罔顧于天顯民祇全不顧視天之顯然可畏民之不可不敬惟時上帝不保惟是天乃不安於紂降若茲大喪遂降此大喪亡之禍惟天不畀天不與紂者不明厥德以紂不明其德凡四方小大邦喪

凡四方小邦大邦用至喪亡者罔非有辭于罰以習紂惡我國家征伐四方之國無非有可罰之辭王若曰公又言王意爾殷多士爾殷衆士今惟我周王今國家得天下者以我周文王丕靈承帝事大善承順天所欲行之事有命曰割殷於是天有命命文武曰可割絶殷紂之命告勑于帝然後以正殷之事告于上帝也惟我事不貳適惟我國家所作事無有再往者以具承帝所欲行每一舉而定惟爾王家我適惟爾商家不明天命所歸如紂之惡我國家已滅之而爾武庚復反使人於伐紂之事遂再往予其曰我豈怨汝但自言曰惟爾洪無度惟爾紂不君武庚不臣大無法度我不爾動我固不為汝之恐動自乃邑其罪皆自汝邑中自造有以招我之罰耳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我亦

念天已就於殷誅紂殺武庚而大加罪戾肆不正故今日汝等雖有罪我皆肆赦而不盡正其罪謂不忍盡伐也王曰猷此以下公告以遷之之意謂王以道而言告爾多士告爾殷之衆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我今惟是遷爾等之居於西爾商在洛邑東自商遷洛是自東適西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然我所遷爾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德好動衆不安寧時惟天命是惟天命如此無違不可少違朕不敢有後我所以急營成周遷爾而西不敢有後時無我怨爾無怨我惟爾知爾等是殷王遺民非不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今日所以不用爾等在位者殷王先世自有冊書有典籍殷革夏命載殷家當時改革夏命之事今爾又曰今爾又倡言於下曰夏迪簡在王庭夏民在當時我殷王皆啓迪簡拔使

之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皆有職事列在百僚之間予一人惟聽用德我一人惟於有德者是聽是用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汝果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之商而用之商舊為王都故從舊言天邑予惟率肆矜爾今我率皆肆赦矜恤所以遷改而西者非予罪非我之罪時惟天命是惟天命如此而已王曰公又以王命告多士呼衆士昔朕來自奄昔我東滅三監之後自奄來歸於鎬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大降滅爾管蔡商奄四國之民死命降猶今法降一等降重從輕我乃明致天罰然後我方始明致行天罰於汝移爾遐逖用移爾等於遐遠之鄉謂遷之成周是降死一等以流法處之比事臣我宗多遜亦使之親密王室親此服事以臣於我王家祖宗尚為多順之事將使化為友民也

王曰又更端稱王命告爾殷多士告爾殷家衆士今予惟不爾殺今我惟不殺汝者予惟時命有申我惟以是誥命三令五申教汝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今我所以作大邑於此洛地予惟四方罔攸賓我意以四方諸侯無所賓見於王此洛地則四方道里之均故營之以為朝會之所亦惟爾多士亦以爾衆士去王都遠教化有所不便故又營成周使汝密邇王室攸服奔走所以易於服其奔走之勞臣我多遜臣事與我王室而為多順之事爾乃尚有爾土爾庶幾有爾所居土爾乃尚寧幹止爾乃庶幾得安於幹其所居止之事爾克敬爾於既遷之後果能致敬不狃前日之惡天惟畀矜爾則天將有畀與於汝矜恤於汝爾不克敬汝若復狃前惡不能致敬爾不啻不有

爾土則汝不但不能保有汝今所居之土啻翅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我亦將行天罰於汝身今爾惟時宅爾邑汝惟是之故須當居汝所居之邑繼爾居為長久之計使子孫相繼於爾所居之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則凡汝所幹可長久於此洛邑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當時幼小子孫必有不遷者今皆興起以從爾遷王曰周公謂成王既言此又曰又復言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於是乃或言及爾所居而不能自已者蓋欲爾往新邑變頑為友庶幾可以安其所居也

無逸第十七

此時周公方復政厥辟成王初臨涖萬幾能知其不可自逸而勤以行之後猶或怠況始焉不勤則後將若何故周公防微杜漸而作此書以警之

周公作無逸孔子序此書與周公作立政伊尹作咸有一德同直書之而意自顯無逸竹簡所題周公曰嗚呼公歎言君子所其無逸君子所其無逸豫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以其先知稼穡之事沾體塗足不勝艱難乃逸終獲有秋之利而享逸豫則知小人之依則知小人之依賴者在於稼穡因此不敢逸豫相小人奈何相視彼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其父母勤勞於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其為子者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衣乃不知衣食自稼穡艱難中來乃逸乃為逸豫遊戲乃諺則反言譏父母既誕既又敢誕父母否則侮厥父母不然則又訕侮父母曰乃言昔之人無聞知我父母古老之人無聞見識知不能享其樂也周公曰嗚呼凡此更端皆歎而重

其事我聞曰我聞古人之言昔在殷王中宗大戊嚴恭寅畏天命上則嚴恭寅畏天命嚴以恭之非徒恭而已敬而畏之非徒畏而已如有冦盜而畏豈敢畏哉如見小人在位而恭豈嚴恭哉自度治民下則從法度以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夙夜之間祇敬恐懼不敢荒廢於事以圖安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故天與之民悅之享國之永

其在高宗時自大戊以下十四世至高宗其名曰武丁舊勞于外舊為王子常勤勞於外爰暨小人於是所與者在下之小人作其即位及作起而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乃或居父之喪信然陰默三年必諱特喪之道曾不發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惟居喪不妄發言及發言則切中人情而雍和不敢荒寧不敢荒廢於事以圖安寧嘉靖

殷邦雖處衰亂之時實能善靖殷邦之亂以致中興至於小大至於天下之民小者大者無時或怨求得欲從無時有怨高宗者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享國之永其在祖甲自高宗而後三世其君謂之祖甲先儒皆以為太甲非葢周公順世次言之太戊之後言高宗高宗之後祖甲不義惟王鄭玄亦謂祖甲武丁子有兄祖庚賢高宗欲廢兄立祖甲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民間故此云不義惟王舊為小人舊逃民間而為小人作其即位及其作起而即王位爰知小人之依於是知小人所依賴稼穡能保惠于庶民故能保佑惠愛衆民不敢侮鰥寡不敢輕侮鰥夫寡婦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享國之久亦由無逸所致自時厥後立王自是三宗之後所立之王生則

逸（生則享安逸不知民間之疾苦）生則逸（惟其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不知艱難不聞勞苦）惟耽樂之從（惟過樂之事是從耽丁南）自時厥後（故自是之後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亦罔或克壽（亦無或能享壽考者）或十年（多者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其次七八年其次五六年）或四三年（甚至三年四年皆耽樂損壽也）周公曰嗚呼（又更端歎言）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謂無逸求年豈惟商三宗而已其亦惟我周家祖宗有大王王季）克自抑畏（能自謙抑能自畏懼）文王卑服（文王繼之亦以抑畏為心而卑其所服不敢妄自矜大一説卑陋其服飾不敢華侈）即康功田功（卑下其所事故所就者安民之功與田畝之功）徽柔懿

恭善其柔使不至於不立善其恭使不至於足恭懷保小民小民則懷來而保安之惠鮮鰥寡鰥寡則以恩惠而鮮活之自朝至于日中昃自早朝至日之方中或至日昃昃仄不遑暇食不遑於寬暇以食饑則急食不暇緩食也用咸和萬民非欲自善將用此皆和悅天下之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不敢樂於遊遨田獵之事以庶邦惟正之供以衆邦諸侯上之人當以正道侍之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受命在中年之身必是近五十左右受命為諸侯至九十七而終享國五十年亦以勤儉享國之求周公曰嗚呼歎言繼自今嗣王繼自今以往嗣王呼成王則其無淫于觀無過於觀玩于逸無過於逸豫于遊于田無過於遊戲田獵以萬民惟正

之供以萬民在下當以正道待之無皇曰王無自大言曰今日耽樂我止今日耽於樂乃非民攸訓雖一日之樂若無害非所以為訓民之道非天攸若亦非天意所順時人丕則有愆一時之人化之亦將大有愆過無若殷王受之迷亂無如商王名受迷惑昏亂酗于酒乃酗于酒謂因酒為凶也酗醟德哉成王觀此可不務於德哉周公曰嗚呼公又歎言我聞曰我聞古人之言古之人猶胥訓告古之人凡相處者或有過失猶陳古以訓或直言以告不從又未敢深言以逆其意胥保惠且保安而惠愛之待其意與吾相得也胥教誨則又詳以教之誨之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故一時為民者皆無譸張誑誕而為幻惑之事皆以誠相處也古之人相處猶以誠相規戒如此況我與王君臣也譸輈

幼患此厥不聽苟王於我此言不能聽用人乃訓之則人乃務相順從不復以諫正為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乃相與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至於小事大事無不變亂民否則厥心違怨及其不為順從則其心又違忤於君怨恨於君否則厥口詛祝及其又不為違怨則其口必詛祝於君詛祝罵之也詛側助反祝呪周公曰嗚呼又歎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此四君皆行明哲之德以臨下知人情偽不為人言所惑厥或告之曰其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小人心怨汝口罵汝詈力知反則皇自敬德則大自敬修其德不復責人厥愆其以下謗上乃民之愆過曰朕之愆而此四君則曰非民之愆乃朕之愆允若

時惟四君信能如是不啻不敢含怒則於小民之怨詈不但不敢含蓄忿怒於心曰樂聞其言以知已過此厥不聽苟成王於我此言不能聽用人乃或譸張為幻人乃或有誑誕為幻惑者曰小人怨汝詈汝言小人心怨汝口罵汝則信之則汝必輕信之不復辨其真偽則若時夫如是不永念厥辟又不能常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綽厥心必不能寬大綽緩其心亂罰無罪含怒躁急妄罰無罪殺無辜殺戮無辜之人怨有同向怨詈一人耳今乃怨惡之心同於天下是叢于厥身是其怨且將叢聚於一人之身矣周公曰嗚呼公又歎言嗣王其監于茲呼成王其當監觀我此篇之言矣

尚書句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句解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傅懷芳

尚書句解卷十

元 朱祖義 撰

君奭第十八

周公召公輔相成王營洛邑洛邑既成周公復子明辟二公之心皆欲去矣成王既於洛誥中留周公召公不悦周公之留周公又留召公故作此篇

召公為保

召公為太保文王世子曰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於道也

周公為師

周公為太師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也

相成王為左右

三公輔相成王實為之左右手如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

召公不說

召公欲告老而歸不悦周公之留

周公

作君奭周公於是作此書以留召公君奭舊簡標題周公若曰公意若曰君奭奭以呼其名君以尊其身弗弔天不憫弔殷家弔的天降喪于殷天遂降下喪亡之道于殷殷既墜厥命殷家既隕墜其天命我有周既受我周家既受天命我不敢知曰我不敢知而言厥基永孚于休其周家基業長信有休祥否若天棐忱周既順天之道天亦輔周之誠我亦不敢知曰我亦不敢知而言其終出于不祥其周家終久有不祥否嗚呼君嗟歎呼君以告已曰往日汝已嘗言時我人事是在我不在天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故我亦不敢以得上天之命為安弗永遠念天威乃不永遠思念上天之威越我民罔尤違乃使我民無尤怨違戾惟人

亦惟在盡人事而已在我後嗣子孫在我成王之後子孫大弗克恭上下大不能恭敬天地遏佚前人光遏絕佚失文武光明之德在家不知我退老在家有所不知天命不易則天命不可輕易天難諶天難信諶忱乃其墜命周家乃至隕墜其命弗克經歷不能經歷於久遠嗣前人恭明德今欲使成王繼文武而敬行其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當任其責非克有正非能別有正道以訓成王迪惟前人光所以啓迪之者惟以文武光明之德施于我沖子施其訓于我沖幼之子成王又曰天不可信周公既言天難忱於此而又言天本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我言惟安天下之王武王之德可以延天德及於後人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故天不用忘文王其初所受之天命遂延及武王又延及成王而不替也公曰君奭周公又呼召公
而告之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我聞在古成湯既受天命為君時則有若
伊尹其時則有如伊尹輔佐成湯之德格于皇天足以感格上天在太甲太丁子成
湯孫時則有若保衡伊尹居保衡之職衆賴以安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伊尹子伊陟與臣扈輔相太戊之德足以感格乎上天巫咸
乂王家又有巫咸治王家之事在祖乙河亶甲之子太戊之曽孫時則有若巫
賢其時則有如人臣名巫賢在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名武丁號高宗時則有若甘
盤其時有如甘盤率惟兹有陳此巫賢甘盤皆率循前代諸臣有功業陳列於上者保乂

有殷用以保安乂治殷之天下故殷禮陟配天所以殷家得舉祀天之禮升配于天爲天子多歷年所子孫至於長有天下天惟純佑命天於是純一佑助眷命商家則商實百姓故使商家人材富盛內而百官族姓之中有如前五六大臣者王人罔不秉德明恤以至凡在王朝之人無不秉持其德以明其憂國之事小臣屏侯甸外而小臣亦無不籓屏與侯甸之服併餅矧咸奔走況又皆奔走服役也惟茲惟德稱惟於此惟德之是舉用乂厥辟以乂治其君之事辟璧故一人有事于四方故一人苟有所施爲於四方若卜筮如卜龜筮蓍罔不是孚四方之民無不是而信之公曰君奭又呼召公告之天壽平格天所以壽商家使之長久者以君臣能和平其民使至於善

保乂有殷故乂安治有殷天下而壽其國脈有殷嗣天滅威其後嗣紂不能平格不為天所保所乂故天滅之以威今汝永念今召公若能長以商家享國長短為念且留輔成王則有固命則周家享堅固之天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其治功當顯明於我新造之邦時新作洛邑成王新即辟公曰君奭又呼召公告之在昔上帝割在昔上帝割絕殷命申勸寧王之德又重勸勉武王修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乃眾集有天下之大命于武王之身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惟文王常來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有之諸夏者亦惟得五人之用亦惟有若虢叔王季之子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五人相與輔贊也又曰公又言無能

往來（使當時無此五人往來反覆）茲迪彝教（於此啓迪文王以五常之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亦惟純佑秉德（亦惟天純一佑助文王故生此五賢佐皆是秉持其德之人）迪知天威（明知上天可畏之威所在）乃惟時昭文王（於是昭顯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道迪文王使其德著見於上覆冒於下遂能升聞於上天）惟時受有殷命哉（文王於是受有殷之天命）武王惟茲四人（至武王時虢叔死惟得此四人）尚迪有祿（猶尚啓迪武王使終有天祿）後暨武王（其後遂與武王俱起）誕將天威（大行天威）咸劉厥敵（皆殺其敵如紂者）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四人又昭顯武王之德使覆冒於天下大盡稱頌武王之德）今

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今旦身任重責如游大川之中險而難濟予往暨汝奭我自今以往與汝召公奭其濟小子其濟渡小子成王於大川之中同未在位輔贊之誠亦如成王未在位之時誕無我責其任甚重大無責我留汝收罔勗不及召公尚果於去國收藏韜晦無能勉其所不及耇造德不降則是國之老臣造德在躬不肯降下及民者苟我則鳴鳥不聞我則不聞鳴鳳之祥矧曰其有能格其敢言有至治之極

公曰嗚呼君稱召公而告之肆其監于茲當監視於此我受命無疆惟休我周受天命雖有無窮之休美亦大惟艱亦大有艱難之事告君乃猷裕我今告召公當謀寬裕其心不可褊窄我不以後人迷我與汝共輔成王一出於正則後人

循守不至迷惑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周公謂文武昔日敷布其心腹之言悉命於汝作汝民極使汝作起汝民之中道曰汝明勗偶王故周公又告召公以汝當明明勉力與我匹合輔佐成王在亶乘茲大命於於誠信行此武王大命惟文王德惟法文王之德丕承無疆之恤且勉留以大承今日國家無疆界之憂恤公曰君尊稱召公為君告汝朕允謂我告汝皆中心之信然者保奭又稱其官呼其名而告之其汝克敬汝聽我言須克敬不輕忽以予監于殷喪大否以我所言監視殷家之喪亡大可鄙惡否在肆念我天威遂念我國家今已平治然天威可畏予不允惟若茲誥予若不信何故如此惟多言告汝予惟曰我意惟言襄我二人所以贊襄欲成

文武二人之功汝有合哉汝當與我合心協力言曰而汝乃有言曰在時二人天
休滋至在是文武二人之時聖德上感於天天之休美多至於時惟時二人弗戡惟是
文武受之有所不勝其汝克敬德汝今惟能敬修其德明我俊民顯明我國家或有俊
民在下未舉者以待他日之代已在讓後人于丕時在讓後人于昌大之時若今日欲去
未可也嗚呼又嗟嘆告召公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與
汝厚輔文武二人故我周家用至于今日之休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我二人猶
當皆勉力成文王未成之功不可倦怠丕冒海隅出日必使周家之治大覆冒于海隅日出
之邦罔不率俾無不率從惟我所使公曰君周公又更端呼召公為君而言予不惠

若茲多誥予若不順於理何為如此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惟用閔念天之於民未嘗不愛之汝不可便退而不念此也公曰嗚呼君又歎而尊召公告之惟乃知民德惟汝知斯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亦無不能勤其始惟其終惟善終則難亦如召公善終如始也祗若茲汝惟敬順我此言往敬用治自今以往以敬而用治乃是終始如一矣

蔡仲之命第十九武王崩周公攝政羣叔流言挾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正三叔之罪囚蔡叔于郭鄰其子仲克庸祗德周公告諸王而封之蔡以繼蔡叔之後故作此篇

蔡叔既沒沒死也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命蔡仲履諸侯之位行諸侯之

事

作蔡仲之命作此書以告之

蔡仲之命舊簡所題

惟周公位冢宰公居太宰之位正百工董正百官羣叔流言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乃致辟管叔于商管叔罪重以法誅殺囚蔡叔于郭鄰蔡叔罪輕於管叔止囚於中國之外地名郭鄰囚者制其出入以車七乘古者一里之地出車一乘乃七里之地身未死不可使不食必有以養之降霍叔于庶人霍叔罪又輕於蔡叔止降而為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間不得與兄弟敘齒列三年後則齒之矣蔡仲克庸祗德蔡叔子仲能用敬修一己之德周公以為卿士周公舉以為己所封國之卿士叔卒蔡叔死乃命諸王公以蔡仲命之於王邦之蔡國之於蔡繼父之國王若曰公以王命告訓成王之意言曰

小子胡小子者年尚少胡仲之名惟爾率德改行惟爾循文武之德改蔡叔之行克慎厥猷能謹行其道肆予命爾侯于東土故我命爾于王室之東為守土諸侯往即乃封敬哉往就汝所封之國其可不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爾庶幾欲掩蓋前人之過惟忠惟孝惟忠孝可掩父之罪爾乃邁迹自身又勉仲遠汝父所行之迹當自汝身始克勤無怠又將之以勤而無怠惰以垂憲乃後用能垂法於後世蓋蔡叔已不足法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當率循爾祖文王之常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莫復如爾父蔡叔之違背王命皇天無親勿謂汝父有罪天不輔汝蓋皇天無親疎惟德是輔有德者必輔之民心無常勿謂汝父有罪民不懷汝蓋民心無常惟

惠之懷有恩惠則懷慕為善不同天下之善多端為善雖不同同歸于治而同歸於致治為惡不同天下之惡雖不同同歸于亂而同歸於致亂爾其戒哉善惡一分治亂立應可不戒哉慎厥初謹其始之所行可為善不可為惡惟厥終為善於始又為善於終終以不困終不困廢而歸於治不惟厥終為善於始而不為善於終終以困窮則終於力困計窮而歸於亂矣懋乃攸績勉汝所立功績睦乃四鄰和睦汝四鄰之國以蕃王室勉汝之功則蕃屏王室在此矣以和兄弟和汝四鄰則和兄弟之國在此康濟小民於康安小民之居濟成小民之業者率自中當率循大中之道而行之無作聰明亂舊章無作一己聰明喜功生事以紊亂舊日之章程詳乃視聽詳審

汝之視聽不可視非禮之事不可聽無稽之言罔以側言改厥度無以邪側之言改易其法度則予一人汝嘉予將汝嘉美而不汝棄矣王曰嗚呼小子胡嗟歎呼名而告之汝往哉汝自今以往無荒棄朕命無荒怠以棄我之言成王東伐淮夷此孔子序成王政之書謂淮夷叛成王東伐之也遂踐奄遂滅奄國作成王政史官作成王政一篇書成平也平淮夷以為王者政令也書亡成王既踐奄此孔子序將蒲姑之書謂成王既滅奄國將遷其君于蒲姑將徙奄君於蒲姑之地使之邇王室之化周公告召公周公以遷奄君於蒲姑之意告召公作將蒲姑遂作將蒲姑一篇書亡

多方第二十

成王當伐奄之後歸于鎬京告四國多方併及天下諸侯謂周家得殷之天下實出

於天命非以人力取之故作此篇

成王歸自奄成王自伐奄國而歸在宗周歸在鎬京謂之宗周宗尊也言周家為天下所尊誥庶邦以諸侯來朝於鎬京因而誥衆邦之諸侯作多方遂作此篇多方舊簡所題

惟五月丁亥記其日王來自奄自伐奄國而來至于宗周至於鎬京周公曰公言王若曰周公以王命言猷猷道也告爾四國多方以道告管蔡商奄四國及四方諸侯惟爾殷侯尹民併告爾殷國諸侯與正民之官我惟大降爾命我惟大降下教命告汝以周家得殷天下實出天命非以人力取之者屢矣爾罔不知汝等無不知之洪惟圖天之命今汝等人惟圖度天命妄料天命未必在周弗永寅念

于祀乃相扇復叛不能長永敬念爾侯國有宗廟社稷之祀自取誅夷則夷宗絶祀惟帝降格于夏豈不見當時天降災異至于夏桀使之知畏而改過有夏誕厥逸夏桀大為逸樂不肯慼言于民不肯出憂慼之言于民乃大淫昏乃大淫亂昏蒙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不能終一日勉行天道乃爾攸聞此有夏之德乃爾之所聞厥圖帝之命桀亦以已意圖度天命謂天命必在於已不克開于民之麗乃不能開示民之所附麗者蓋君仁則仁君義則義君之所行即民之所附麗者也麗離乃大降罰乃大下刑罰之咸崇亂有夏以增重其亂于有夏之國因甲于内亂天下亂因始于内先亂不克靈承于旅不能以善道承順衆民使趨於善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

民不能大進用恭德之人以大舒緩於天下之民謂迫促之也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桀於有夏之民凡貪叨而憤懫者曰日而欽敬之叨韜懫致劓割夏邑使之在位在職割害天下如刵劓然刵又天惟時求民主天於是別求可為民主者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乃大降下明美之命於湯刑殄有夏使用刑以殄絕有夏惟天不畀純則天之不畀於夏者亦純一而不變矣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乃惟桀用爾多方有義之民則易斥絕不能長永與與之多享於民上謂不使久於其位也惟夏之恭多士惟桀所敬用之衆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之道徒安受戮桀不能治民乃胥惟虐于民乃相與為暴虐以加于民至于百為

甚至百端所為大不克開皆不能開明謂事事暗昧乃惟成湯湯興克以爾多方能用多方之衆簡代夏作民主大代夏為民主慎厥麗乃勸謹修民之所附麗者在於善以為民之勸厥民刑用勸其民取法於湯亦取勸勉於善以至于帝乙自湯以至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家法相傳無不明顯其德謹用其罰亦克用勸民亦能勉於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雖多罪之人要勒拘於獄而殄戮之民服其刑之當亦能用至勸勉要服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無罪之人開解釋放之亦能用至於勸謂商之賢君皆能勉民於善刑之釋之無有不勉於善今至于爾辟爾君紂也辟壁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失民心遂失天命是不能用民以受天命嗚呼王若曰周公

先自歎而後稱王命誥告爾多方謂我為誥文以告爾多方諸侯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桀與紂所以亡者非天用廢夏殷而不祐之也乃惟爾辟紂也以

爾多方太淫圖天之命用爾多方大為淫泆之事以圖度天命謂天命之在我屑

有辭其罪惡所以屑屑有可舉之辭也乃惟有夏此詳言天釋有夏之君桀圖厥政

不集于享圖謀政事不成于享天命之意天降時喪故天降是喪亡於桀有邦間

之使能有邦國者間而代之謂湯伐夏乃惟爾商後王此詳言天釋爾君紂逸厥逸

逸其所逸益淫泆之事非人君所當為者紂乃逸之圖厥政故所圖謀其政不蠲烝不能蠲潔

其身以進於善天惟降時喪故天降是喪亡於紂惟聖罔念作狂為聖人不能念

念於為善則為狂人惟狂克念作聖為狂人能念念為善則為聖人天惟五年紂狂甚矣天猶以為萬一克念亦可以聖故遲以五年之久須暇之子孫須待寬暇此湯子孫如紂庶其改悔念於善之此也猶言之人也之德也誕作民主奈何五年之間雖紂大為民主罔可念聽無一言之可念無一善之可聽天惟求爾多方天惟是求於多方之中視其有德者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大震動以天威以開迪其能顧諟天意者將以用之惟爾多方罔堪顧之而爾多方又無有能顧天者惟我周王謂文武靈承于旅善承奉于衆民克堪用德能任用於有德惟典神天故可以主神天之祀為天子天惟式教我用休天於是陰誘文武以休美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畢至簡畀殷命

大畀與以殷命尹爾多方使正爾多方之衆而為君今我曷敢多誥今我何敢多為誥命以告汝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我惟大降爾四國民之生命謂汝等屢叛義當誅滅我以不忍殺故與汝等生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深信我命奉行之以寬裕饒益於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爾何不夾輔介助治道於我周王也享天之命以享受上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據汝罪在誅戮我周撫汝以恩使汝尚猶居爾所有之宅畋爾田治爾所有之田畋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何不順從王政以明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今乃行其惡屢為不靖之行爾心未愛是汝心未知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不肯大安其天命之當然爾乃屑播

天命爾乃屑屑播棄其天命爾乃自作不典爾乃自為不常之事圖忱于正乃欲謀信其正道而行之安有是理我惟時其教誥之我惟時時教汝告汝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告教不從又時時驚戰汝以要勒拘囚之威使知畏要腰至于再至于三誥教要囚再三如此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乃有不用我所降與汝之生命復敢叛逆我乃其大罰殛之我乃大罰誅殛於汝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非我周家秉持其德不務安康而殛殺汝乃惟爾自速辜乃汝所叛自召其罪王曰嗚呼王又嗟言猷告爾有方多士以道普告天下暨殷多士及殷衆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今爾等多士自周公東征奔走臣服於我所立之監已五年矣監為諸侯監民

者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及汝等多事其中有衆胥之長與小官之正大官之正爾罔不克臬無有不能守法者臬謂自作不和爾惟和哉汝室家之內如父子兄弟或為不和汝當有以和之以汝為官長能守法當以正率人也爾邑克明汝若能此則汝所居之邑必能至於明矣爾惟克勤乃事亦由汝能勤其事之所致爾尚不忌于凶德汝庶幾不諱忌乎凶惡之德謂無凶惡可諱忌也亦則以穆穆在乃位亦是汝能用至敬而在位克閱于乃邑謀介汝能閱視汝邑而治之謀以介助於王室爾乃自時洛邑汝多士乃自此洛邑改過遷善尚永力畋爾田庶幾可以永遠盡力以治爾所有之田天惟畀矜爾天亦將畀與爾以福而憐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賚爾（我周亦惟大介助爾修德而賜賚爾）迪簡在王庭（汝修德既成我又將行簡擢之典列在王庭為官）尚爾事（加汝以職事）有服在大僚（使有所服行於大僚不特食邑於洛而已）

王曰嗚呼多士（又歎而呼多士告之）爾不克勸忱我命（汝等若不能勸勉以誠信行我教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則是汝等不能奉上）凡民惟曰不享（凡民亦將化汝所為惟曰不復享上）爾乃惟逸惟頗（則是汝等自為縱逸自為頗僻頗坡）大遠王命（大遠棄於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是爾多方之士自採取天之威罰）我則致天之罰（我於是致行天罰於爾身）離逖爾土（又將遠徙使不得享土田之樂）

王曰（王既以恩誘之又以威懼之又繳前說而曰）我不惟多誥（我本不欲多為言語）

告汝我惟祗告爾命我惟敬告汝以命蓋前言有簡在王庭之賞又有離逖爾土之罰乃是汝禍福之所由分又曰言既竟又告之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我所以東征者非我之罪乃是爾等於其初不能敬修為和至乖戾犯我則無我怨皆是汝等自取不當怨我

立政第二十一周公戒成王以用人之事不曰用人而以立政名篇蓋謂得人則政自立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公意若曰拜手稽首致敬盡禮解見召誥告嗣天子王矣告成王以任人之道以其繼天子為王與幼小不同用咸戒于王盡皆舉任人之道戒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在王左右朝夕親近者大則有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之公卿準人守法之有司綴衣小則有綴衣掌王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

當謹任之責奔

周公曰嗚呼歎言休茲知恤鮮哉美此用人之道能知以此為憂而不輕於任用者亦少鮮鮮古之人迪惟有夏古之人能行於此而以任用之道為憂者惟有夏之君禹乃有室大競乃有夏所以大強盛者籲俊尊上帝能呼招賢俊使處天職治天事而尊事上天之命在此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於是行知人之明以誠信在九德之人乃敢告教厥后故有夏之臣方敢進用人之戒於君曰拜手稽首后矣我致恭盡禮大能明於任用以盡君道者曰宅乃事惟曰居乃事之職者以有常任之才宅乃牧居乃牧之職者必有常伯之才宅乃準居乃準之職者必有準人之才茲惟后矣三宅各得其人此乃可盡為君之道謀面用丕訓德又謀之於人面之於已以

求夫大順德之人則乃宅人然後可以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不能以禹為法於此三宅之中無有義民知義理者桀德惟乃弗作桀德於是不能興作使德日起而大有功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自是以往任用皆暴亂凶德之人宜滅亡而無後也亦越成湯陟及湯升為天子丕釐上帝之耿命大能保上帝之明命而不失者乃用三有宅乃在於用已用之三宅人乃事乃牧乃準也克即宅各就其職以供乃事曰三有俊又論未用之三俊可待此三者之用者克即俊果能就其俊謂其才副所稱説嚴惟丕式成湯之時既用其人又嚴而思之大以其人為法克用三宅三俊所以能用三宅三俊之賢其在商邑故宅俊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而商邑之民用和協于其邑其

在四方 宅俊在四方 用丕式見德 遠而四方之民用大法其所見之德 嗚呼 公又歎言 其在受德暋 其在紂德昏蒙暋敏 惟羞刑暴德之人 所進皆淫刑暴德之人 同于厥邦 與之同治其國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又與衆慣習於縱逸之德者共治政事 帝欽罰之 天於是敬罰之見天不輕罰也 乃伻我有夏 紂既喪國天乃使我周有華夏之國伻絣 式商受命 周既得國乃法成湯所以受天命之心在於用宅俊之賢 奄甸萬姓 以盡治萬姓 亦越文王武王 及文王之興 克知三有宅心 能知已用三宅之心 灼見三有俊心 灼見未用三俊之心 以敬事上帝 上天生賢之意文武能當其意矣此乃敬事上天之命 立民長伯 故立夫民長伯之官

即常伯也以治民為職 立政任人 立夫政任人之官即常任也以治事為職 準夫牧 立夫

準夫牧之官即準人也雖以平法為職不專任法以齊民又有仁政以養民 作三事 任此三職者所

以為此三事也此三職在夏謂之乃事乃牧乃準在文武謂之民長伯政任人準夫牧至成王謂之常伯常任

準人蓋時既不同官名亦隨時而變 虎賁 以武力衛王者賁奔 綴衣 掌王衣服者 趣馬 掌馬

者趣七口 小尹 小官之長 左右攜僕 在王左右執持褻物之臣 百司 若司裘司服之屬

庶府 若內府大府之屬以見文武之時近而在國室朝廷之上者無不得人也 大都小伯 大都

之內有小伯以愛養民民於都鄙亦如朝廷常伯 藝人 以才藝任事於都邑亦如朝廷常任 表臣

執法於都鄙以表倡其民亦如王朝準人 百司 在都鄙之百官有司 大史 即周禮大史掌邦之六典

八法八則之貳者都鄙亦有之尹伯正民之長官庶常吉士衆有常職之善士蓋統包都邑之衆官以見文武之時都邑之間皆得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外而侯國大國三卿如司徒司馬司空與夫為亞夫者為旅士者亦無不得人夷微盧烝三亳阪尹遠而蠻夷之內屬如夷微盧三國之衆及三亳之地歸文武者與凡阪險之地者文武皆置官以尹正之其官亦無不得人阪反

文王惟克厥宅心文王能善處其心詐僞不能亂邪佞不能惑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乃能立此常事之官即任事之臣若常任是也立此司牧人即養民之官若前所謂常伯也以克俊有德此兩官皆是能俊而有德者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文王既得人而任之故無所兼于衆謀議論之職衆聽斷獄之事衆機密謹重之事

惟有司之牧夫惟以委之在朝而有司存者與在外而養民者是訓用違事在有司牧夫有當用而從有不當用而違文王皆一一順之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文王非特罔知且罔敢知非特兼之不敢且知之亦不敢以見文王用人之專亦越武王亦及武王率惟敉功欲率循思惟文王敉寧天下之功敉亡婢不敢替厥義德必不敢廢文王之義德如爰整其旅以遏徂莒即為敉寧之功率惟謀欲率循思惟文王遠大之謀從容德必有以從文王含容之德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即為遠大之謀以並受此丕丕基卒其伐功則武王之義德即文王之義德偃武修文則武王之容德即文王之容德故文武並受此大而又大之基嗚呼周公歎言孺子王矣孺子今已為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

自今以始政必由我而立立事常任也準人即準人牧夫常伯也我其克灼知厥若亦必自我能灼知其順行之所在丕乃俾亂然後乃大使之為治相我受民相助我所受民於天和我庶獄庶慎和諧我衆刑獄衆謹慎之事時則勿有間之是則不以已間之即罔攸兼罔敢知之意自一話一言自是雖一話言之須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我則終思夫成德之俊彥而用之以乂我受民以治我所受民於天嗚呼公又歎言予旦已受人之徽言予旦所言皆是聽受人之美言咸告孺子王矣今皆告孺子使知為王之重矣繼自今文子文孫繼自今以往凡為文王之子孫者其勿誤于庶獄庶慎皆不誤于庶獄以人命所係不誤于庶謹以機密所

闕惟正是乂之（惟擇正直之士是治之）自古商人（自昔商王）亦越我周文王立政（與我周文王所以立政者）立事牧夫準人（其於立事牧夫準人三宅之官）則克宅之（則能居之於位）克由繹之（則能紬繹反覆審而又審惟恐非人）茲乃俾乂（於此乃可使之為治）國則罔有立政（為國家而不能有以立其政者）用憸人不訓于德（以其用憸佞之人不順于德者憸纖）是罔顯在厥世（故人主於是亦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繼自今以往所以立政事者）其勿以憸人（其勿以憸佞之人）其惟吉士（惟用吉德之士）用勱相我國家（用之使勉力相助我國家）今文子文孫（今文王之子孫）孺子王矣（如成王已為王矣）其勿誤于庶獄（不可誤于

庶獄人命所係惟有司之牧夫惟謹擇有司牧夫主於養民者使任夫刑罰至畏之中有至愛者存其克詰爾戎兵兵亦刑之大者成王又當自治爾戎兵之事不可分其權於人以陟禹之迹故兵權所用惟升大禹治水舊迹止乎五服之內以窮兵遠討為戒方行天下而兵威所及始行乎天下之廣至于海表以至四海之外罔有不服無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由此可見文王明德之光所及者遠耿古幸反以揚武王之大烈可以發揚武王之大功蓋武王定天下令成王復能撫萬邦是發其潛德之光嗚呼公又歎言繼自今後王立政繼自今成王而後凡繼王立政事者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有常德之人好奇立異者不可用周公若曰公之意若曰太史即周禮太史掌邦之六典者法八則

其職在於掌法

司寇蘇公為武王之司寇者蘇忿生其職在於用法式敬爾由獄用能敬其所用之刑獄以長我王國故時無寃民而王國之祚於是長久也茲式有慎今我於此亦惟用能敬慎刑罰以列用中罰凡獄訟之用皆條列其罪狀不欲加之以刑而必用罰非特用罰必用中罰不至於過不至於不及

尚書句解卷十

尚書句解卷十一

元　朱祖義　撰

周官第二十二成王四征來歸董正周之百官而作此篇以訓迪之故曰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而黜絶殷命滅淮夷三監既叛淮夷同惡成王滅之還歸在豐乃還歸在豐以滅淮夷之事告於文王之廟還旋作周官因而董正治官訓迪百官故作此篇周官竹簡所標

惟周王撫萬邦惟成王撫臨萬邦以為君巡侯甸乃巡行於侯服甸服四征弗庭四面而征諸侯不朝於王庭者綏厥兆民特以諸侯負固不服割害

下民征之乃所以安其兆民六服羣辟由是侯甸男邦采衛之衆君辟壁罔不承德無不奉承成王之德心悅誠服歸于宗周成王於是還師歸于豐邑謂之宗周以周家為天下之所尊董正治官董督釐正朝廷治事之官王曰成王言若昔大猷如欲順古昔大道而行之制治于未亂常制其治於未亂之先使政教無闕保邦于未危安其國於未危之日使上下無虞曰唐虞稽古因論堯舜稽考古道建官惟百建官之數惟止於百內有百揆四岳在內則有百揆宰相之位四岳以分掌諸侯外有州牧侯伯在外則有十二州之牧與諸侯之長庶政惟和所以為政得其和而政教禮刑無不理萬國咸寧萬國得其寧謐近內外無不安夏商官倍夏商之官倍於唐虞其數二百亦克

用乂 亦能用之以致治 明王立政 信乎明王立政之要 不惟其官 不在官多 惟其人 惟在得人 今予小子 成王自稱 祗勤于德 祗敬而勤勉於為德 夙夜不逮 早夜之間常如不及 仰惟前代時若 仰慕唐虞夏商用人致治之效順而行之 訓迪厥官 以訓導啓迪其百官 立太師 建立太師以其師法於王 太傅 曰傅以其輔翼於王 太保 曰保以其保安於王 茲惟三公 此謂之三公以其公於國家而無私也 論道經邦 講論治道因革之宜損益之節以經理邦國 燮理陰陽 國安民和則天地之和應而陰陽自得其調理矣 官不必備 三公所任如此其大故其官不可用備具 惟其人 惟得其人則以任之無其人寧闕以待用 少師少傅少保 孤次於公謂之少者以其職貳於三公 曰三孤

上有三公之尊則易以曲從故欲孤特自守所以謂之三孤

貳公弘化贊貳三孤洪大三公之化

寅亮天地敬明天地之道

弼予一人輔我一人使知所以畏天

冢宰掌邦治冢山之頂也至高也他官專一官之事冢宰掌六官之事此宰相之職故曰掌邦治則合禮教刑政而兼主之

統百官統率百官使皆在治

均四海均平四海使皆趨治

司徒掌邦教司徒掌邦國之教謂充乘騎而徒行者皆主以教之也

敷五典敷布五常之教於民

擾兆民順兆民之性所固有者而教之

宗伯掌邦禮宗伯掌邦國之禮以尊事天神人鬼而此為之長

治神人施其禮於祭祀則事天神地祇人鬼謂之治神施其禮於人事則有吉凶軍賓嘉謂之治人

和上下施其禮於交接之間則有君臣父子上下之分不可瀆亂故謂之和

司馬掌邦政政官謂之

司馬以正軍旅所主在馬故以司馬名官**統六師**天子畿內六鄉一鄉一軍司馬統率之**平邦國**以削平諸侯驕蹇叛上者**司寇掌邦禁**主治羣行攻劫之寇不言掌邦刑而言禁蓋刑於已然不若禁止於未然**詰姦慝**奸詐慝惡乃暴亂之未著特窮詰切責之而已詰起一切**刑暴亂**暴虐為亂乃奸慝之已著則加之刑**司空掌邦土**事官之長主度空土以居民**居四民**以居士農工商之民**時地利**使民種植以時而收地利**六卿分職**六卿各分職以掌其事**各率其屬**每卿有屬官六十各率其屬以共治**以倡九牧**同以倡率九州之牧**阜成兆民**以大成就其民**六年五服一朝**六年之中五服各以一年朝天子**又六年王乃時巡**又六年則十二年之間五服諸侯經二次來朝天子乃出巡守以省方觀民時巡如舜典

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是也考制度于四岳巡守至方岳之下考其制度如舜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諸侯各朝于方岳諸侯各來朝天子于方岳之下大明黜陟大明黜陟之法有功者加地進爵無功者削地黜爵王曰嗚呼歎言凡我有官君子在大夫以上者欽乃攸司各敬所主之職慎乃出令當令未出之前謹而審之令出惟行及令既出惟在所行弗惟反不可別反出令以改前令以公滅私以公理滅私情民其允懷民乃誠信歸服學古入官學古人之道然後可入官治事議事以制講論當世之務則以先王制度為法政乃不迷然後政事無迷惑紊亂其爾典常作之師其爾有官君子當以典章常行者為師法無以利口亂厥官無以利便之口説紊亂所主之

事蓄疑敗謀有疑則問若蓄藏於心而不決則敗所謀之事怠忽荒政當行則行若怠惰忽略則荒廢所行之政不學牆面學古則見博不學則如面牆而立無所見莅事惟煩以之臨事則胸中膠擾煩亂莅利戒爾卿士成王又告戒六卿功崇惟志己成功心所期向謂之志欲功之崇惟在於此志之堅業廣惟勤始修謂之業勉力而無有作輟者謂之勤欲業之廣大惟在於勤而不至於荒怠惟克果斷惟能果斷其志以有立果斷於勤而不倦乃罔後艱則功業之成於後不見其難矣位不期驕人以位而貴位不欲驕而驕自生祿不期侈人以祿而富祿不欲侈而侈自至恭儉惟德欲不驕莫如恭欲不侈莫如儉德者得於己恭儉在己則是善出於所性無載爾僞非以聲音笑貌而行詐僞作德心逸

日休恭儉既出於德則心廣體胖安逸而日有休美作偽心勞日拙恭儉苟出於偽則心
焦然不寧勞苦而日見拙惡居寵思危處寵祿貴盛之時不可以驕侈為心常思其有災危及身
罔不惟畏恐懼戰慄無往而不畏則可以無危弗畏入畏不知畏懼自恣驕侈則災危不
旋踵而入於可畏之中推賢讓能人有賢則推之使在己前人有能則讓之使在己上也庶
官乃和是以衆官皆相悅而和睦不和政厖若自恃己長則官不和叶而政事厖亂舉
能其官卿士所舉之人能其官而稱職惟爾之能是爾卿士亦有能焉稱匪其人
卿士所舉非人惟爾不任是爾卿士不任其責王曰嗚呼嗟曰三事暨大夫
命乃事乃準乃牧與大夫次於卿者而告之敬爾有官敬爾所居之官而無怨亂爾有

政治爾所掌之政而無紊以佑乃辟以佑助爾君辟壁永康兆民長安天下之民

萬邦惟無斁使萬邦無厭斁於我周家斁亦成王既伐東夷此孔子序賄肅慎之命之書成王伐淮夷以其與三監同叛肅慎來賀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以王戰勝遂來朝賀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王賂肅慎以幣帛嘉其遠來使榮國伯爵之諸侯作賄肅慎之命之書此書亡

周公在豐此孔子序亳姑之書周公退老不歸魯而在豐使成王於政事便於謀度咨問是周公退老之日不忘其君也將沒公垂沒之際欲葬成周成周即頑民所遷洛邑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故欲葬成周者所以係商民之心是周公於將死之頃不忘其民也公薨

成王葬于畢以文武墓在畢成王不敢臣周公葬周公於葬文武之所告周公既葬致告

公以葬畢與遷奄之事作亳姑此篇書亡亳姑即蒲姑也周公前此欲遷奄君於蒲姑至此告其已遷矣

君陳第二十三以聖繼聖則其治易以賢繼聖則其治難東郊成周之頑民周公在則周公治之公沒以君陳繼其後此以賢繼聖者可不謹哉故成王作書

周公既沒先是周公化東郊之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公沒成王又命君陳分東郊成周之民善惡而正之洛邑在西成周在東故謂東郊成周作君陳故作此篇君陳

舊簡標題王若曰成王之意若曰君陳君以尊其身陳以呼其名惟爾令德孝恭惟爾有令善之德在於孝而能恭惟孝友于兄弟惟能孝友在內則能順其兄弟克施

有政在外則能施其政事益孝可移忠於君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命汝尹茲東郊是以命汝正此東郊之民敬哉當主於敬昔周公師保萬民昔公化東郊之民師以教之保以安之民懷其德故民懷慕周公之德往愼乃司今汝君陳往東郊當謹愼所主之職茲率厥常於此率循周公常法懋昭周公之訓勉力以明周公訓民之道惟民其乂乂治也我聞曰我聞古人有言至治馨香極治之世天下和平至和之氣蔚爲馨香感于神明幽而神明猶可感動況於頑民乎黍稷非馨以黍稷祭祀非馨香能感動也明德惟馨明德達於至治自然有馨香之遠聞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爾君陳庶幾法周公之道教益道教即明德也惟日孜孜以致其勤無敢逸豫無敢苟安

逸暇豫之心凡人未見聖周公聖人也凡人之情未見聖人若不克見急於見之若恐不能及見既見聖及既見聖人亦不克由聖或自暴自棄亦不能用聖人之道爾其戒哉爾君陳當以凡人而為之戒爾惟風下民惟草爾今日為商民之君動化於上猶之風焉商民順從於下猶之草焉草上之風必偃民之邪正實在君陳之身可不戒其徒見聖而不由聖歟圖厥政令爾圖謀政事莫或不艱莫或不以為難有廢有興有欲廢者有欲興者出入自爾師虞當出則虞度於爾外之衆人入則虞度於爾內之衆人庶言同則繹衆人之言或同謂此政事當廢此政事當興又當紬繹反覆以審其政事於己爾有嘉謀嘉猷爾圖謀政事人與已並用而有嘉謀善道則入告爾后于內則當以入告爾

后成王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成王以為然然後爾君陳順行於外不可倒行而逆施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有善則稱君惟曰此謀此猷之善惟我后成王之德所致嗚呼王歎以告君陳臣人咸若時使人臣圖政事皆能如是處之於人繹之於己告之於上順行於下收功於臣必歸德於君惟良顯哉惟謹為良臣而有顯名於世矣王曰君陳呼而告之爾惟弘周公丕訓爾惟弘大周公大訓推廣以施於民無依勢作威無倚倚官勢作威以虐民無倚法以削無倚恃國家有取民之法而多取以侵削於民寬而有制以寬容為主於寬之中使默有法制寓於其間從容以和使民愛而能畏從容暇豫自至於和殷民在辟不幸殷民陷在刑辟之中辟闢予曰辟我言當加之法爾惟勿辟汝不

可徇我言遂加之法予曰宥我言當在赦宥爾惟勿宥汝不可徇我言遂從而宥之惟厥中惟徇其理之中而已蓋君之好惡無常情而法之輕重有常理有弗若于汝政果有人不順于汝政弗化于汝訓不化於汝之教辟以止辟汝必以法加此一人可止千萬人畏而不敢犯法乃辟汝乃以法加此一人於法狃于姦宄乃有人狃習為奸於外為宄於內狃紐敗常亂俗以敗壞五常之道紛亂天下之風俗三細不宥犯至於再猶可恕犯至於三雖細罪亦不可赦爾無忿疾于頑汝無忿怒疾惡不懷德義之頑民無求備於一夫無求全責備於漸能率教之人必有忍此即無忿疾之意夫忍之與容大同小殊忍則出於制其心人必制其心使無忿疾其乃有濟然後其事乃有濟有容容則其量自然寬大

有所含蓄非忍之比實由忍可以至於容也德乃大然後德日以大德之大又不止於有濟實由有濟可以至於德乃大也簡厥修此即無求備之意有人知自修而恥於為惡者吾簡而別之亦簡其或不修則不知自修者亦有所簡別於是愧於中曰吾奚而不與厥修修者之簡也亦從此而為之修矣進厥良有賢良之人其德行可用者吾進而顯之以率其或不良以率其不為賢良之人則彼知所自勉而愧於中曰吾奚而不與厥良者之進也亦將化而為良矣惟民生厚所以簡不修率不良者無他以民生本醇厚因物有遷因外物遷變遂至於薄惡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有違棄上所教命而各從其所私好爾克敬典在德成王言民未易糾率在爾君陳能以誠敬自處常在於惟德以化民時乃罔不變則一時之人將化上之德無不

變其舊染之習允升于大猷信能升進於大道矣惟予一人膺受多福非惟民化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矣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非惟君多福而爾君陳之休美亦當終有稱譽之辭於永久之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回首曰顧成王臨崩回顧而命臣以相康王故以此名篇

成王將崩天子死曰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命二公大臣率領諸侯相康王輔相康王作顧命遂作顧命之書顧命舊簡標題惟四月哉生魄四月十六日始生魄王不懌成王始得疾不悅懌甲子至甲子日其疾愈甚王乃洮頮水王自度必死故扶持而起以水洮浣其手頮洗其面洮滔頮悔相被冕服不能自衣自冠故扶相成

王之官如太僕者以冠冕冠於王之首以衮服加於王之體故曰被**憑玉几**憑倚玉几**乃同召太保奭**乃同時召諸侯卿士及居太保之職者奭即召公也**芮伯**芮國伯爵諸侯**彤伯**彤國伯爵諸侯**畢公**畢國公爵之諸侯**衛侯**衛國侯爵諸侯**毛公**毛國公爵諸侯**師氏**中大夫掌以徽詔王者**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御事**凡治事之臣成王臨崩皆在左右成王憑玉几命之受顧命相康王**王曰嗚呼**嗟歎**疾大漸惟幾**我疾大進而其勢危**病日臻**遂成重病日至**既彌留**既久留於體而不退**恐不獲誓言嗣**恐其死不得出誓誥以言立康王嗣續之事**兹予審訓命汝**故於此我必詳審而為訓辭以命汝等諸侯卿士**昔君文王武王**昔先君文武**宣重光**相繼宣布此重光之德**奠麗陳**

教則肄定其民之所附麗者而行之君之所行即民之所麗於是陳其教於民則民莫不習其教麗離肄不違既習其教而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用能顯達於為殷之時而集大命於為周之日在後之侗在我後人雖侗闕侗同敬迓天威常以敬迎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繼續遵守文王武王大訓而行之無敢昏逾無敢昏迷而越其訓今天降疾殆今不幸天降下疾病在身甚危殆弗興弗悟不能興起不能曉悟爾尚明時朕言爾等諸侯卿士庶幾明審我此言用敬保元子釗用敬保安長子康王名釗釗昭弘濟于艱難大濟度其艱難柔遠能邇必須以柔道治遠民而後能治近民安勸小大庶邦撫安勸勉小大庶邦之諸侯使相安相勉以善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奈何我思夫人多自亂其為君之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爾衆臣無以康王無所知識冒昧進之於非事危事之地兹既受命還此諸侯卿士既受顧命而還出綴衣于庭乃徹去王坐處幄帳於庭將為死備越翼日乙丑王崩於明日成王死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召公乃命二武臣必是掌宿衛者俾爰齊侯呂伋使於太公之後呂伋掌矢之所伋急以二干戈用二干戈二人各執其一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迎太子名釗於路寢門外成王病時臣子皆侍左右今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出南門而更迎入所以殊之也賁奔延入翼室成王喪在路寢故延請太子釗入路寢旁翼室即孟子言貳室也恤宅宗謂以喪憂居側室為憂居之主王喪丁卯自乙丑越三日丁卯日命

作冊度召公命太史為冊書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顧命之言是冊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答命受同祭享是法度也越七日癸酉自丁卯越七日伯相命士須材以召公領諸公則謂之伯以召公為冢宰則謂之相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棺椁冥器之類是也狄設黼扆綴衣自此以下成王之四座也狄下士也扆屏風畫為斧文也白與黑謂之黼以白黑畫斧文也綴衣幄帳也命下士設黼扆綴衣於四座之上以宣王命象成王之生時也扆於豈反牖間南嚮牖窗也牖間窗之東戶之西也於窗東戶西南嚮設此一座象王生時見諸侯朝羣臣之座也敷重篾席黼純天子之席三重敷設三重篾席篾席桃枝竹席也黼黑白雜繒也純緣也以黑白雜繒緣席也篾蔑純準華玉仍几華玉五色玉也設五色玉几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

之几不改作也西序東嚮東西廂謂之序於西廂向東設此一座象王生時旦夕聽事之座也敷重厎席綴純敷設三重厎席蒲蒻之席也以綴為純乃連綴諸色之緣以為純也文貝仍几貝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文貝有文之貝用以飾几中東序西嚮東廂向西設此一座象王生時養國老享羣臣之座敷重豐席畫純敷設三重豐席以筦為席也畫純以五采色畫帛為緣也畫畫雕玉仍几用雕鏤玉為几西夾南嚮天子處中央之太室即路寢也兩畔有東西室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東西夾於西廂之夾室中向南設此座象王生時與親屬私宴之座敷重筍席玄紛純敷施三重筍席以篛竹為席也玄紛黑純也以黑綬為緣漆仍几以漆飾几越玉五重陳寶自此以下陳王之所寶也列玉五重又陳先王之寶器玉一雙為重五重五雙

玉也下文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各一雙是玉五重也下文赤刀大訓河圖舞衣大貝鼖鼓戈弓竹矢是陳列其寶器也

赤刀 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 大訓 虞書典謨 弘璧 大璧 琬琰 大圭 在西序 以此陳於西序之座北 大玉 華山之玉 夷玉 東夷之玉 天球 雍州之玉 河圖 伏羲所畫之八卦 在東序 以此陳於東序之座北 胤之舞衣 胤國所制之舞衣合於法度也 大貝 猶前之文貝取其大者 鼖鼓 長八尺先代之器商周以來寶之簸焚 在西房 以此陳於西夾坐之東 兌之戈 兌古之巧者所造戈 和之弓 和古之巧者所造弓 垂之竹矢 垂舜時共工所造之竹矢 在東房 以此陳於東廂之夾室 大輅在賓階面 自此以下陳王所乘車輅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大輅輅之大者即周禮巾車所掌

玉輅以玉飾輅也在賓階陳此輅在西階也謂之面者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此輅轅亦向南

綴輅在阼階面

綴輅繫綴於玉輅之下是玉輅之次者即周禮巾車所掌金輅以金飾輅也在阼階陳此輅在東階也謂之面者以人在堂上面向南方陳此輅轅亦向南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輅即周禮巾車所掌象輅以象飾輅也塾者門側之堂也左塾在門內之西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塾前陳車皆以轅北面向堂塾孰

次輅在右塾之前

次輅即周禮巾車所掌木輅次於象輅也塾者門側之堂也左塾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塾前陳車皆以轅北面向堂

二人雀弁執惠

自此至立於側階設王儀衛所以宿衛衛殯者士服弁凡言弁者皆士也二人頭服雀弁其弁赤白色如雀頭色手執惠惠三隅矛也

立于畢門之內

畢門

路寢之門也門之左右各一人守門故用二人四人綦弁四人頭服綦弁青黑色曰綦綦其執戈上刃手執戈而戈刃向上夾兩階戺戺堂扉之間夾於賓主兩階堂廉之間而立各二人故用四人戺矣一人冕執劉禮大夫服冕凡言冕皆大夫也一人頭服冕手執劉劉斧屬立于東堂立于東廂近階之閒以備升階之人一人冕執鉞一人頭服冕手執鉞鉞斧屬立于西堂立于西廂近階之閒以備升階之人一人冕執戣一人頭服冕手執戣戣戟屬戣遠立于東垂立于東廂堂上之遠地一人冕執瞿手執瞿瞿戟屬瞿的立于西垂立于西廂堂上之遠地一人冕執銳銳矛屬立于側階立于堂北階之上王麻冕黼裳前面鋪陳儀衛已定於是傳顧命於康王麻冕積麻三十升以爲冕一升八十

纚布之極細也黼裳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也康王頭服麻冕下衣黼裳由賓階隮必由西階而升者未受顧命不敢當王卿士邦君卿士兼公孤大夫言之邦君諸侯也麻冕蟻裳頭服麻冕下蟻裳謂色玄如蟻入即位入就班位太保三公太史掌冊太宗掌禮皆麻冕彤裳此三人皆頭服麻冕下衣纁裳太保承介圭太保奉大圭於王即鎮圭也考功記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上宗奉同瑁上宗即大宗伯同尊爵名奉同於王使康王主祭祀也瑁圭名長四寸奉瑁於王執以覆冒天下瑁冒由阼階隮太保上宗皆自東階而升太史秉書太史抗成王所作顧命書由賓階隮隨王之後故與王皆自西階而升御王冊命進王以冊書即顧命也太史讀冊書命康王即位曰皇后憑玉几告康王曰大君成王

於疾大漸之時親憑倚玉几道揚末命稱道發揚臨終之命命汝嗣訓命汝康王繼文武之大訓臨君周邦以臨涖為君於周邦率循大卞率循文武之大法燮和天下以調燮和叶於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用對揚文武光明之訓不負前人之付託王再拜興王拜受顧命既拜而興起荅曰對荅太史眇眇予末小子眇視不明也謂眇眇不明之甚者即是幾微末之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豈能治此四方以敬忌天威以恭敬天威而不敢慢禁忌天威而不敢犯哉乃受同瑁乃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受於上宗也王三宿宿與肅同三祭三咤王以同就奠於兩楹之間酌酒於殯東三進爵於神座三奠爵於地告神言已受羣臣所傳之顧命也咤詫上宗曰饗上宗於是贊王曰尊使王飲此福酒

太保受同降太保於是受王所執同降而下堂反之於篚盥以異同太保亦祭不可用王之同故以水盥手更以别同盥管去秉璋以酢秉執半圭之璋以報祭謂王既祭而太保復祭授宗人同拜宗人小宗伯也大宗供王宗人供大宗既報祭訖遂授與宗人以同爵然後拜成王之柩告以已傳顧命也王荅拜康王荅拜拜尊所授之顧命也雖王無荅拜之禮以召公畢公皆朝之元老又新即位故謙退也太保受同祭嚌既祭受福嚌少飲至齒王曰享亦至齒也嚌劑宅授宗人同拜太保居受福酒處不動則其同復授與宗人而拜白下成王之柩謂傳顧命事畢王荅拜康王亦荅拜敬所白也太保降收禮告畢太保下堂有言遂收前一切器物諸侯出廟門俟諸侯出廟門以俟天子繼新之命時在路寢而言出廟門以成王之殯在焉故謂之

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諸侯奔赴王喪見新君受顧命尸天子之位出於應門之内將受百辟之朝百辟既朝因而進戒康王於是作此篇以報誥之

康王既尸天子主天子之位遂誥諸侯遂報告諸侯作康王之誥作此篇康王之誥舊簡標題

王出在應門之内畢門之外為應門畢門乃内寢殯宫在焉故王出在應門之内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為西伯率領西方諸侯入應門之左北面而立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為東伯率領東方諸侯入應門之右北面而立

皆布乘黄朱諸侯皆布陳一乘黄馬四匹朱以飾尾鬛以為庭實

之物黃出於自然朱出於人為賔稱奉圭兼幣周禮小行人合六幣曰珪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珪以馬為幣謂奉珪又兼以馬也諸侯於王為賔舉奉珪兼幣之禮以進曰致辭於王一二臣衛一二諸侯為王藩衛敢執壤奠敢各執土所出者以奠之於庭以為贄見之物皆再拜稽首皆拜而又拜以送幣首至地稽首以盡禮王義嗣德荅拜康王義在於繼前人之德以為諸侯之主不敢不受其幣故荅拜主無荅拜之禮以即位之初而謙退太保暨芮伯咸進召公與芮伯率諸侯百官皆進相揖相王氏以為儐禮之人相禮者揖之皆再拜稽首然後太保與諸侯皆再拜稽首於王前曰拜興致辭於王敢敬告天子致恭戒告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紂不道天改大國殷命而歸周惟周文武文王

武王誕受羑若所以大受天命者以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順羑酉克恤西土故能憂恤西土之民興邦自西伯始惟新陟王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升為天下主畢協賞罰盡和叶賞罰無不得其當戡定厥功故能勝天下之強定天下之業戡康用敷遺後人休用此休美敷布以遺子孫今王敬之哉今康王當以誠敬為主張皇六師張大六師佯國威振而天下服無壞我高祖寡命無隳我文武少有之天命壞怪王若曰康王之意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呼庶國諸侯而言之也惟予一人釗報誥羣臣既進戒於我惟我一人釗亦報誥羣臣昔君文武昔之為君如文武丕平富大均平其當厚之澤於天下使家給人足不務咎不務以咎罰治人厎至齊信厎定也至

極也極至其齊一之德而不變極至其極信之德而不誣用昭明于天下用此德昭顯光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然文武非止特一己之德亦有熊羆武力之士不二心之臣一心事上之臣保乂王家保安乂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用此道啓端天命於上天皇天用訓厥道上天於是用順其道付畀四方付與以天下四方使為君乃命建侯樹屏乃命建置侯國植立屏翰之助屏而在我後之人其意在於輔賛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今我一二伯父乃同姓諸侯尚須暨顧庶幾相與顧念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安行爾先公所以臣服我先王之事以輔我雖爾身在外雖爾身在外土乃心罔不在王室而汝心所向無不在王室者用奉恤

厥若用奉愛其臣道之所當順行而盡者無遺鞠子羞無遺我稚子之羞辱汝諸侯不能盡臣道豈不遺我之羞羣公既皆聽命羣公自太保而下已皆聽康王誥命相揖趨出相禮者揖之而後趨出蓋進則必待揖而後拜退則必待揖而後出王釋冕康王自受顧命服麻冕黼裳乃吉服也今事既畢故釋去向所服黼冕之吉服反喪服反吉從凶以服喪服

尚書句解卷十一

尚書句解卷十二

元 朱祖義 撰

畢命第二十六

商俗三紀之後與周公君陳之時大異化之尤難益是時為善已衆不可無所勸為惡雖寡不可無所懲非有元老重望不足以膺其責康王所以命畢公

康王命作冊畢 康王命為冊書以命畢公所以重其行也

分居里成周郊 分居里於成周之郊者蓋分頑民所居之里或善或惡而勸懲之周公遷頑民於東郊又謂之成周以周安危惟茲殷士周道之成不成係殷士之化不化

作畢命 作此篇

畢命 竹簡舊題安國存之以知古書

自此始前則孔子序書之辭 惟十有二年康王即位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庚午之日月光朏然未盛乃六月初三日朏𦥑 越三日壬申逾三日壬申乃六月五日 王朝步自宗周因將命畢公即祖廟行事示不敢專故康王早朝徐行自鎬京 至于豐豐有文王之廟 以成周之衆以成周所遷商餘之衆士 命畢公保釐東郊命畢公保以安之使無流離之苦釐以析之使無善惡之混洛邑在西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 王若曰康王之意若曰 嗚呼嗟歎 父師畢公為太師謂之父師尊之也 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昔文武敷布大德於天下 用克受殷命用能受殷家之大命以有天下 惟周公左右先王是時又有周公左右輔弼文武 綏定厥家安定王家 毖殷頑民毖謹以待商之

頑民遷于洛邑乃自衛都遷徙於洛邑之成周密邇王室使之親近王室式化厥訓用其化以訓頑為友既歷三紀自周公遷商民至畢公時已經三紀凡三十六年世變風移三十年為一世今三十六年則世更變矣向者頑不率教今皆式化厥訓則風俗已改移矣四方無虞故自東西南北無可憂之事予一人以寧我一人因而有安寧之福道有升降為治之道在於升其善降其惡政由俗革所施升善降惡之政必因風俗之善惡而改革升降之不臧厥臧苟不善其為善之人而升之民罔攸勸民無所攸勸何以堅其為善之心惟公懋德惟畢公能懋勉修德克勤小物能勤於小事而不忽略則大事可知弼亮四世輔弼左右文武成康正色率下端正其顏色以率先在下之人罔不祗

師言人無不敬祇師法畢公之言嘉績多于先王故其休功美績多見於先王之時予小子垂拱仰成我亦得以垂衣拱手仰賴畢公以成其功仰去聲王曰嗚呼康王嗟歎父師畢公為太師呼父以尊之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敬命公者周公之事未終待公終之往哉公往居職旌別淑慝旌賞分別其善惡使不相雜揉表厥宅里其人果善則表異其所居之宅如旌表門閭彰善癉惡彰善而使為善有所顯癉惡而使為惡有所病癉亶樹之風聲立此彰善癉惡之風聲於上則民皆知為善之有益為惡之必棄自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音應於彼弗率訓典至此而猶有不循典常之訓必是頑愚無耻之人殊厥井疆殊異其所井之田畝所居之疆界使不得齒於鄉里

不得與鄉田同井出入相友之也俾克畏慕使能知惡之可畏而不為善之可慕而必為申畫郊圻猶恐有如徐夷商奄相搧成亂故於郊外圻界昔所區畫必使重而畫之慎固封守封疆守禦雖已有人必使謹而固之守狩以康四海非特可安東郊之民亦可以安天下之民政貴有恒所施政事不可朝移夕革尤貴長久而不變辭尚體要或以言辭號令乎民尚乎有體然後理直而不煩有要然後辭約而不泛不惟好異不可為怪異之好商俗靡靡紂拒諫飾非惡聞其過故商人惟以靡靡相隨為俗利口惟賢惟以利口捷給為賢餘風未殄雖更革世變而靡靡利口之餘風猶未殄絕公其念哉畢公可不念哉我聞曰康王言我聞古人有言世祿之家世世受禀祿之家玩於富貴鮮克由禮必能行其禮節

以蕩陵德以蕩然自恣陵滅其固有之德實悖天道禮與德皆天之道而實悖亂之敝化奢麗故其敝化為奢侈美麗之習者萬世同流雖相去萬世而同其流益末俗之弊古今所同茲殷庶士況此商之衆士皆大家世族席寵惟舊居於寵祿者非一日也怙侈滅義皆怙恃奢侈滅絶義理而不顧其所當為服美于人所衣之服皆以美麗於人驕淫矜侉為驕恣為淫過為矜伐夸大將由惡終將由惡以終而不變雖收放心周公君陳雖相繼教化收其怙侈滅義驕淫矜夸之放心閑之惟艱然今日防閑之使不復為惡者最為艱難資富能訓誠能因其資財之富而教訓之惟以永年則不復乘富足之資而恣侈靡淫佚之事以傷殘其生自然享壽考長年之樂惟德惟義所以為訓者不必他求惟因民心自

有之德義時乃大訓是乃訓之大者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此亦古人已行之訓欲訓民而不行此古人之訓如之何以為之訓乎王曰嗚呼父師康王嗟歎呼畢公尊稱之邦之安危周邦或安或危惟茲殷士惟在此殷士之化與不化不剛不柔公能不過於剛不過於柔寬猛相濟惟合於其中厥德允修則化民之德信乎修矣惟周公克慎厥始周公能謹於其始即毖殷頑民也惟君陳克和厥中君陳能和於其中即從容以和也惟公克成厥終惟畢公能成其化於終不過施勸懲之術使為士君子之歸三后協心周公君陳畢公同此化民之心同底于道同至於化民成俗之道道洽政治故道化浹洽於天下而政自修澤潤生民餘波遺澤無不浸潤沾溉生民四夷

左衽罔不咸賴由內而外生民既蒙澤潤之恩則東西南北之夷雖左衽異類無不皆依賴其德澤予小子永膺多福自下而上既蒙潤澤之功則天下升平而我小子亦長受繁多之福矣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自尊而卑人君既受多福則畢公亦惟是成周之衆被化之故而邦本以安國祚以長可立無窮之基業亦有無窮之聞亦有無窮之美名聞於後世矣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自前而後畢公既有令聞子孫亦順爾成法以為治矣

嗚呼王歎而告罔曰弗克畢公無謂東郊之民難化而我不能勝任惟既厥心惟盡其心則無難罔曰民寡畢公又無謂東郊之民寡少而以易自處惟慎厥事惟謹其事則無怨欽若先王成烈敬慎文王武王之成烈而無替以休于前政以增美周

公君陳前政而有加

君牙第二十七

康王之子是為昭王昭王之子是為穆王昭王南征不返穆王即位以司徒之職命君牙使敬敷五教故作此篇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命君牙為周家大司徒之官以施教為命 作君牙 遂作此書 君牙 竹簡所標

王若曰嗚呼君牙 穆王嗟歎君以尊其身牙以呼其名 惟乃祖乃父 惟汝祖汝父在文武成康之時 世篤忠貞 世世篤厚忠正之節 服勞王家 以行其勤勞之事於王室 厥有成績 其有成功 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太常太常旗名畫日月者書績于太常以示其功日月同久而不息 惟予小子 穆王遂言

嗣守文武成康遺緒繼世守文武成康遺我後人之基緒亦惟先王之臣我亦思念先王時人臣克左右亂四方能左右輔弼以共治四方心之憂危深慮今日無如此之人輔我遂至其心憂悶危懼若蹈虎尾如蹈履於虎尾慮其反噬涉于春冰如涉渡春冰之薄慮其陷溺今命爾予翼是以今日命爾君牙為我輔翼作股肱心膂君臣一體然予為元首而汝實為足之股手之肱前之心後之膂膂旅纘乃舊服繼汝祖父亦當為司徒之舊事無忝祖考當盡其職無辱爾之祖父弘敷五典大敷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訓式和民則用以和民之準則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耳目視聽以聰明為則君止於仁臣止於忠父止於慈子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民自有其則在掌教者和之也

爾身克正君子之身能正而先盡其則罔敢弗正則民無敢不正民心罔中民心無中道未必皆盡其則惟爾之中惟於君子之身取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民情可畏夏而或暑或雨天時之常小民惟怨歎咨嗟其上也冬祁寒冬而大寒亦天時之常小民亦惟曰怨咨小民亦怨歎咨嗟厥惟艱哉信其情難於調和矣思其艱以圖其易君子能思其情之難於調和而正吾之身中吾之心圖以感發其易於感發者民乃寧則民乃安寧而怨咨不作嗚呼又歎丕顯哉文王謨大顯明者文王造周之謀丕承哉武王烈大繼伐功者武王之烈啓佑我後人以是謨烈開道佑助我後之人咸以正罔缺故能粹然一出於正無有虧缺天下之義理爾惟敬明乃

訓爾君牙但當敬以發明汝教民之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用以承順先王不墜其謨烈使我得對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于前人爾君牙亦以追祖父之功而配合之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汝惟行祖父在先世為百官之長時故事載於典籍者可用是以為法式民之治亂在兹守法則治否則亂率乃祖考之攸行君牙今日果能率循祖父之所行昭乃辟之有乂則足以昭明汝君所有之治效而益顯

冏命第二十八

人主任人多於公卿大臣加意而褻近小臣則忽之不知古人所以養成君德於無玷者多在羣僕侍御之臣朝夕與之俱處故穆王正羣僕侍御之臣而命伯冏冏頌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為周家太僕之長)作冏命(遂作此書)

冏命

(舊簡所題)王若曰(穆王之意若曰)伯冏(伯以呼其爵冏以呼其名)惟予弗克于德(惟我不能于德)嗣前人宅丕后(繼文武成康之後居大君之位)怵惕惟厲(是以其心怵惕驚動惟恐至於傾覆而危厲)中夜以興(寢不安席中夜而坐)思免厥愆(思免其愆過)昔在文武(古之文王武王)聰明齊聖(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言致一而不變聖言廣運而能通四德之兼備如此)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實本於小臣大臣皆懷忠直良善之行)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其侍奉進御僕役從官之微無非正直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相與奉承輔弼文武之君)出入起居(使文武出入起居之間)罔有

不欽無有不敬發號施令故發號施令之際罔有不臧無有不善下民祗若由是下民敬順號令萬邦咸休萬邦雖大皆有美化惟予一人無良惟我一人無良善之德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實倚賴朝夕在我左右前後有職位之人也匡其不及正其不逮繩愆糾謬繩正其愆過糾核其謬誤格其非心正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使我能繼紹文武之功業今予命汝作大正今我命汝作太僕之長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以表正羣僕凡侍奉進御事主之臣懋乃后德使相與懋勉汝君修德交修不逮交修君所不及愼簡乃僚當謹愼簡擇其同僚之人無以巧言令色無用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者善為顏色以媚悅人主者便辟側媚

便僻則前却俯仰以為足恭側媚則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人便辟辟僻**其惟吉士**所用其惟吉德良善之士**僕臣正**苟僕御之臣皆正士**厥后克正**則其君能歸於正**僕臣諛**苟僕御之臣用諂諛**厥后自聖**則君自以為有聖德**后德惟臣**信夫君之有德惟僕臣之正承弼之得其道**不德惟臣**君之不德惟僕臣諛**爾無昵于憸人**爾伯冏誠不可昵近憸佞之小人昵暱**充耳目之官**用之以充備耳目視聽之官朝夕在王左右承王之顧問者**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乃啓迪上之人以非先王常法**非人其吉**若汝為大正乃不論其人之吉**惟貨其吉**惟以貨利交通者以為吉士而用之**若時瘝厥官**如是則病汝之官瘝闕**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爾伯冏大不能敬其君**惟予汝辜**惟我

以不敬君之罪罪汝王曰嗚呼欽哉穆王歎謂汝當以敬為主永弼乃后于彝憲長輔汝君后使之由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穆王當百年耄荒之餘慕唐堯無刑之化遂命太公之後齊侯為司寇因而訓迪夏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故作此篇此書出於呂侯之命所命何事乃為穆王訓迪夏禹贖刑之法布告天下

呂命穆王命呂侯為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因而訓諸夏以金作贖刑之法贖蜀作呂刑遂作此書呂刑竹簡舊標惟呂命史惟呂侯之是命者王享國百年耄荒穆王享國百年矣當耄期荒忽之年度作刑以詰四方詳度時宜作刑以詰治四方度鐸、

王曰穆王言若古有訓如古有大訓載三皇時事蚩尤惟始作亂蚩尤九黎國君上古之時風氣未開淳樸未散民知耕鑿而已安知所謂亂當知作亂自蚩尤始遂與黃帝戰阪泉延及于平民其禍延及平善之民罔不寇賊無不變為寇以盜人財為賊以害人事鴟義姦宄以鴟為義如鴟梟之鷙搏又為外著之奸內藏之宄奪攘矯虔為劫奪為攘竊又矯詐以助於人而至於虔劉殺戮苗民弗用靈苗民即三苗亦蚩尤之後平民既漸染蚩尤為惡苗民又不用善以化之制以刑惟一切制之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惟於古人所立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中更加慘虐以為五虐之刑其忍如此乃謂之法殺戮無辜殺戮無罪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於是始過為劓以去鼻刵以截耳椓去勢黥刻額劓藝刵餌椓

卓黥椓**越茲麗刑并制**有民於此陷刑三苗并以此刑制之更不分其輕重**罔差有辭**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固有等差今三苗於有辭可明白之人更無等差一以刑施之**民興胥漸**所以民皆興起相漸染為惡**泯泯棼棼**泯泯然相似棼棼然相亂**罔中于信**無有中心能守信者**以覆詛盟**盟詛於鬼神又自覆敗之以見無信之甚覆福**虐威庶戮**三苗乃施暴虐之威遂至多所殺戮**方告無辜于上**民方告無罪被戮於天**上帝監民**上天監視下民**罔有馨香德**見三苗無有馨香之德被於民**刑發聞惟腥**但有虐刑發聞于上不勝腥穢惡已聞問**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帝堯哀憫矜憐衆遺有苗殺戮之無罪者**報虐以威**乃以德威誅伐報苗民之暴虐**遏絕苗民**正絕苗民之辭**無世**

在下使無有繼世在天下乃命重黎堯乃命重黎主天地之官絕地天通絕在地之民在天之神可以相通者罔有降格使民無有妖術以格于神人無有假其名字以降於民並將絕其生亂之階也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於是羣后諸侯及在下羣吏明顯然之明理以輔民五常之性則人道明而人心無所惑鰥寡無蓋由是鰥寡之情皆通於上無所掩蓋皇帝清問下民帝堯因屈己親問在下之民明審其疾苦鰥寡有辭于苗鰥寡窮民困明言有苗之罪惡德威惟畏堯於是以德為威其威非虐苗民自畏德明惟明以德為明其明非察之而苗民自將閽明乃命三后乃命伯夷禹稷三后恤功于民因致憂民之功于民伯夷降典伯夷降下常行之禮以示民折民惟刑前以刑折服其邪心使畏

刑而自趨於禮禹平水土禹為司空平水土以除害主名山川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為辨其名如揭州山會稽川三江荆州山衡山川江漢稷降播種后稷降下布種之法農殖嘉穀使為農者皆得生殖嘉禾三后成功三后皆成其功業惟殷于民惟在富厚其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然後命士師隄防撿押制百姓以刑之中不失之重而過輕而不及以教祗德凡以教民敬於修德者穆穆在上所以教德不專於刑其君以穆穆誠敬之德居於上明明在下臣以明明顯著之德居於下灼于四方君臣之德既昭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則感率四方之民無不惟德之是勉故乃明于刑之中故乃明示之以刑之中使不至於過輕不至於過重率乂于民棐彝是皆率循治民之道施於民以

刑輔其常教而行之使之皆勤於德典獄由是當時之典獄者非訖于威非特訖其倚法為虐之威惟訖于富又惟絕其依勢取貨之富敬忌莫不致敬於刑之當用深忌於刑之所不可用罔有擇言在身然後片言所折純是無非純得無失一身渾然無非失可決擇惟克天德是能體無私之天德自作元命明死生壽夭之命乃上天以是而制生人之大命者不在天而在我之自作配享在下典獄在下而與天為配合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嗟歎四方掌政事典獄之官而告之非爾惟作天牧非爾等代天以牧養民乎今爾何監今爾等將何所監視非時伯夷播刑之迪非監是伯夷之布刑以啓迪斯民使歸於禮乎其今爾何懲其今爾等將何所懲戒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惟是苗民不察民之陷於獄者有輕重一以重刑加之罹離罔擇吉人不擇吉善之人觀于五刑之中使觀察五刑輕重適中者用之惟時庶威奪貨惟是衆逞威以奪民貨賄者斷制五刑用以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以擾亂無罪之人上帝不蠲上天不蠲絜其所為降咎于苗於是降下殃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苗民亦自知其惡之不可掩其受天之責罰而無怨辭乃絕厥世乃滅絕其世不復有者王曰嗚呼念之哉嗟歎呼同姓諸侯戒之使以刑為念伯父伯兄同姓尊者仲叔季弟在弟列者幼子童孫在子孫之列者皆聽朕言皆聽我言庶有格命庶幾所受諸侯之命至於有終而不少絕今爾罔不由慰日勤今爾無不自用慰其能日勤於刑而不使妄加

可也

爾罔或戒不勤爾無以為有時不勤尚或可戒苟不勤於刑至妄加而後戒之則已有無辜而受戮者天齊于民俾我刑戮之用乃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主之一日非終一日之間不可終其事必詳審孰究如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而後可惟終在人苟欲善終其事在於得人爾尚敬逆天命爾諸侯敬順天命謹於用刑以奉我一人以奉承我一人也雖畏勿畏雖平時所畏今不可以畏之故重吾之法雖休勿休雖平時所與甚休者今不可以休之故輕吾之法惟敬五刑惟盡敬以用五刑以成三德使當重而重以成其德之剛當輕而輕以成其德之柔不輕不重以成其德之正直一人有慶人君因之以享其福兆民賴之兆民因之以賴其福其寧惟永天子樂於上萬民樂於下四海九州

皆在和氣中此其安寧豈朝夕而已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又吁嗟呼來有國有土諸侯而告之

告爾祥刑告爾諸侯慈祥之刑先王之刑非志於殺人也誅無道所以惠有道誅凶民所以保良民制法之意未有善於此者此所以謂之祥刑也

在今爾安百姓在今爾諸侯欲安寧百姓

何擇非人何所選擇不在於得人乎

何敬非刑何所謹敬不在於用刑乎

何度非及何所裁度豈非欲情與罪相及罪與法相及乎蓋情或不然而罪之狀乃然罪或不然而法之加乃然皆非所謂及也東坡乃以及如秦漢間所謂逮謂罪非已造為人所累者曰及此最當謹即罪相連及之說

兩造具備兩等人之辭皆至無一辭不具備造糙

師聽五辭一人之見豈能若衆見之明一人之斷豈能若衆斷之公命衆人之聽兩造之辭分為五等

五辭簡孚五辭皆得其要而可信

正于五刑 方可正以五刑或入墨或入劓或入剕宮大辟 五刑不簡 苟正以五刑不應夫獄之要辭是辭與法不相當也 正于五罰 則正以五罰使出金贖罪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 五罰不服 苟情之輕出於過誤雖罰之金彼亦不肯服從 正于五過 則正以五過從赦可也 五過之疵 然有人實犯法而吾私縱之置於五過之地是五過之病其病為何 惟官 有以官吏請託而赦之者 惟反 有以報復私恩而赦之者 惟內 有以妻妾請求而赦之者 惟貨 有以賄賂鬻獄而赦之者 惟來 有以私相往來而赦之者 其罪惟均 於此五者有一為其罪與犯者同 其審克之 惟審之致其詳斯能不至故出人罪審則究人之罪克則勝已之私刑罰之事惟能究人情勝已意者可以無失故曰審克 五刑之疑有赦 又不可懲故出人罪

之弊至於故入人罪重而五刑不得其實而有疑則赦而從罰**五罰之疑有赦**輕而五罰不得其實而有疑則赦而為免**其審克之**惟審之致其詳斯能不至故入人罪**簡孚有衆**雖得獄辭之要而可信允當與衆共聽之**惟貌有稽**衆人以為可信矣又當考之於貌理直者顏色自如有愧於中者必赧然於色周禮謂辭聽色聽氣聽是也**無簡不聽**苟不得其簡要之辭又不可徒以貌而聽**具嚴天威**刑者天討有罪所以委曲如此者亦嚴敬天威而已**墨辟疑赦**此即刑之疑者赦而從罰墨剌其顙而涅之以墨如今黥配也墨刑有疑則赦之辟闢**其罰百鍰**其罰出金百鍰六兩為鍰百鍰六百兩所罰之金即今之銅古者金銀銅鐵皆謂金實其罪而後罰鍰還**閱實其罪**必檢閱核實其罪而後罰之**劓辟疑赦**劓截鼻之刑有疑則赦之**其罰惟倍**

倍於墨罰出金二百鍰重一千二百兩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罪後赦剕辟疑赦剕刖足之刑有疑則赦之剕罰其罰倍差其罰倍二百鍰為四百鍰又差倍二百鍰即一百鍰四百加一百即是五百鍰出金三千兩閱實其罪解同上宮辟疑赦宮淫刑也男子則割勢婦人則幽閉宮刑有疑則赦之其罰六百鍰其罪當出金六百鍰重三千六百兩閱實其罪見上大辟疑赦大辟死刑有疑則赦其罰千鍰其罰金當出千鍰六千兩閱實其罪見上墨罰之屬千墨罰雖一而其類有一千條劓罰之屬千劓罰雖一而其類有一千條剕罰之屬五百剕罰雖一而其類有五百條宮罰之屬三百宮罰雖一而其類有三百條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大辟之罰雖一其類有二百條

五刑之屬三千五刑條類凡有三千上下比罪然法有定條人無定情以情見之於法下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無僭亂辭不可紛亂僭差罪人之辭益情以辭而見勿用不行苟於條例無裁決不行雖勿用之可惟察惟法惟欲内察其情外合其法内外兩盡情法兩推其審克之其詳審者也乃能上刑適輕下服人所犯者上刑而情適輕則使服從下刑下刑適重上服人所犯者下刑而情適重則使服從上刑輕重諸罰有權至諸罰之用亦當原人情以權輕重之宜刑罰世輕世重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新國用輕典是刑罰之用必因乎時以為輕重惟齊非齊情既有輕重時既有治亂安得齊一其法吾惟欲齊其非可齊之法有倫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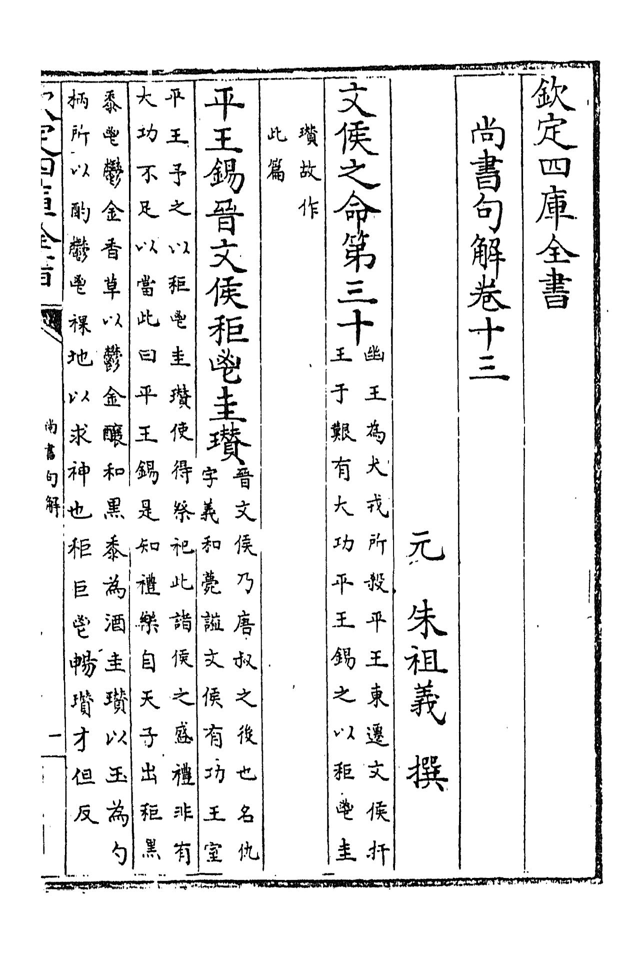
要自有倫理而不亂自有樞要而不煩知所以權變之說則知所謂倫要矣罰懲非死罰人之金特以懲戒非至於死人極于病人尚極於病困況於刑乎非佞折獄非諂佞可折斷刑獄惟良折獄惟良善可折斷刑獄罔非在中然後輕重無不合於中理察辭于差情以辭見前後之辭差斷獄者能審必得其情非從惟從既得其情不從其為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哀則不忍敬則不忽不忍則不至苛用其法不忽則不至酷用其法惟以哀矜敬謹聽斷刑獄而勿喜明啓刑書於是盡己之明以開啓法書胥占相與衆人占考之咸庶中正則刑罰庶幾合刑之中得罪之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刑罰信乎難處惟詳審者能之獄成而孚及訊鞫因辭其案已成而可信輸而孚復以信於己者輸於君使君亦有所

信記曰正以獄之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是也**其刑上備**既以其刑上之於君必須備錄前後辭語情欵**有并兩刑**又須并有輕重兩端之刑使天子更加詳審或降重從輕并併**王曰嗚呼敬之哉**王歎當以敬而用刑者**官伯族姓**其百官之長與王同族姓者子**朕言多懼**刑者姓命所係朕雖言之亦多憂懼不敢輕言**朕敬于刑**惟朕心敬謹於刑是以發之於言多懼也**有德惟刑**必有德方可使為明刑之官**今天相民**今天以刑輔相其民使歸於善**作配在下**典獄者為天之配合於下亦當以刑弼教**明清于單辭**當明此心如燭清此心如水以聽偏辭盡一人之自陳無衆佐辨白尤難聽也**民之亂**民所以治也**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又本於臣無不以中道聽兩家在獄爭競之辭**無或私家**

于獄之兩辭無或私于其家而黷貨妄決獄之兩辭獄貨非寶以折獄得人貨賄不足以為寶惟府辜功但如府庫聚財以聚罪惡於一身反以罪人為功耳報以庶尤天於是報應以庶尤百殃俱至永畏惟罰用刑者可不長畏天罰所當長久深畏者惟此天罰非天不中非天不以中道待夫人而過為酷罰以毒夫人惟人在命惟以人之為人在乎性命今私家黷獄不狥公理滅人性命是自貽天罰天罰不極庶民天罰有時過暴不適其中以加於庶民非天之私也罔有令政在于天下亦在我無有善政在乎天下而使歸於善王曰嗚呼嗣孫又歎呼諸侯繼世之孫而告之今往何監自今以往汝何所監法非德于民之中得非在於以德而發民之中中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此中惟資於有德以啓迪之耳

尚明聽之哉爾嗣孫庶幾明聽我之言哲人惟刑知哲之人能用刑者以其所見之明不至妄用無疆之辭自然有無窮之美譽屬于五極豈非明于用刑皆附着於五刑之極處所謂極乃總要之地屬祝咸中有慶用法咸得其中則自天陰襲其慶受王嘉師民心本善故曰嘉師爾嗣孫受人君之善衆以治者監于茲祥刑可不監觀我此慈祥之刑之訓乎刑本使民以為善故曰祥刑

尚書句解卷十二



尚書句解卷十三

元 朱祖義 撰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文侯扞王于艱有大功平王錫之以秬鬯圭瓚故作此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晉文侯乃唐叔之後也名仇字義和薨謚文侯有功王室平王予之以秬鬯圭瓚使得祭祀此諸侯之盛禮非有大功不足以當此曰平王錫是知禮樂自天子出秬黑黍鬯鬱金香草以鬱金釀和黑黍為酒圭瓚以玉為勺柄所以酌鬱鬯裸地以求神也秬巨鬯暢瓚才但反

作文侯之命 遂作此書 文侯之命 竹簡所題 王若曰父義和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親之也義和文侯之字不名而字尊之也 丕顯文武 言大顯明之德者文王武王 克慎明德 能謹慎修明其德 昭升于上 其德上則昭然登升于天 敷聞在下 下則敷布其聲聞于民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惟是上天集其命於文王之身以有天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亦由先世為百官之長如周召毛畢居其左右顯然承事其君 越小大謀猷 故其或謀小事或謀大事 罔不率從 人無不相率順從平王謂今日之難由無賢臣所致也 肆先祖懷在位 故我之先祖自成康以下安然在天位為天子 嗚呼閔予小子 平王歎傷我小子 嗣造天丕愆 今日繼幽王而

立乃遭天降大咎幽王為犬戎所殺殄資澤于下民殄絕斯民所資藉之德澤而不加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所以夷狄得侵伐我王國如此之大即我御事即今我治事之臣罔或耆壽無或有老成更事者俊在厥服與俊而有才德者在位服其事予則罔克予又無能不足勝任曰我之所言惟祖惟父惟同姓在祖父行者是賴其伊恤朕躬其誰能憂我身之陷於天變而力救之歟嗚呼有績予一人歎同姓諸侯在祖父之行者誠有功在我一人永綏在位我庶幾得長安在位父義和平王又呼而告汝克昭乃顯祖汝能昭明汝顯祖唐叔之訓汝肇刑文武汝之身始能法文武之道用會紹乃辟用能會合繼續汝君於文武而無愧追孝于前文人使繼志述事追孝於前文

德之人汝多修扞我于艱戰功曰多汝文侯多所修治以扞衛我於艱難之中若汝予嘉如汝者我實嘉善其功績王曰父義和又呼而告其歸視爾師其歸晉國臨視爾之衆民寧爾邦安寧爾之邦國用賚爾秬鬯一卣賚予以秬鬯一中尊使得以祭祀其祖禰非上之賜則諸侯不敢用此禮卣由彤弓一赤色弓一彤矢百赤色矢百盧弓一黑色弓一盧矢百黑色矢百諸侯蒙弓矢之賜始得專征伐馬四匹馬四匹為一乘父往哉父以尊之往之汝國柔遠能邇欲懷柔遠人當自能懷邇人始惠康小民惠愛安康小民無荒寧無荒怠自安簡恤爾都簡閱其士惠愛憂恤其民於爾都國之中用成爾顯德成爾明德

費誓第三十一

伯禽諸侯其書得附帝王之後以精於治兵庶幾王道孔子存之費魯東郊之地伯禽方就侯國徐戎淮夷遂興兵侵伐伯禽誓師於費以禦之也

魯侯伯禽 魯國諸侯名伯禽周公之子 宅曲阜 始居魯國曲阜之地 徐戎並興 徐戎淮夷並興兵侵伐魯 東郊不開 二種作亂於魯東境故魯東郊外捍禦之門閉而不開 作費誓 伯禽誓師作此書費沙 費誓 竹簡所標 公曰 伯禽言 嗟人無譁聽命 嗟衆人無喧譁靜以聽我命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往者居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興為寇 善敹乃甲冑 善簡擇汝甲以衛身冑以衛首敹聯 敿乃干 干楯也安國謂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持之以為飾敿橋 無敢不弔 無有一事敢不極其至弔的 備乃弓

矢古者每一弓百矢其數欲備足鍛乃戈矛戈矛以金為刃則鍛鍊之礪乃鋒刃凡有鋒刃皆磨礪之無敢不善無有一事敢不盡善令惟淫舍牿牛馬軍中牛以負載馬以駕車今惟行軍所在必大放舍所牿之牛馬而收之牿牿杜乃擭擭者郊野之民設機捕獸必杜塞之擭胡化反斂乃穽穽者掘地以陷獸當窒斂之斂捻穽阱無敢傷牿無敢以擭與穽傷損我所牿之牛馬也牿之傷汝則有常刑不杜不斂傷所牿牛馬汝郊野之民皆有常刑馬牛其風馬迎風而馳牛順風而走相奔逐也臣妾逋逃男賤為臣女賤為妾或因罪而逃走勿敢越逐皆不得踰越軍壘求逐之祗復之其有得牛馬臣妾者敬而還之有此隊奔至它隊者敬而還之我商賚汝我當商度其功而賞賚爾乃越逐不復乃有踰越

軍伍逐牛馬臣妾而不復還汝則有常刑汝軍民皆有常刑無敢寇攘軍人無敢為寇攘劫掠踰垣牆或有踰過垣牆竊馬牛誘臣妾竊人馬牛誘人臣妾汝則有常刑汝軍人有常刑甲戌日也我惟征徐戎我惟征伐徐戎征者正也正其罪也峙乃糗糧凡在軍者儲峙汝之糗糧乾糧也或謂熬大豆及米或謂熬米麥其實則一糗去九反無敢不逮無敢有不及者苟有不及則軍必乏食戰必不力汝則有大刑則加汝以大刑死罪魯人三郊三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郊即鄉也國外為郊郊鄉外為遂謂魯人居於郊遂者峙乃楨榦儲峙汝築城之具所立之木謂之楨當旁障土者謂之榦甲戌我惟築我惟築城壘夫伯禽以甲戌日征徐戎復以是日築城壘慮其或不可勝而預為捍禦之計且攻且

守是為萬全之策也

無敢不供

無敢有不供應者苟不供此楨榦有妨版築之功使徂征之舉或有踈失捍禦無策一敗塗地為害非常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隊伍皆有刑責犯者多不可勝誅故不殺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

居於郊遂者各儲峙芻茭以供牛馬茭交芻茭不繼則車疲馬劣亦能致敗故供之不多亦服大刑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之貪利苟得至於喪師一辱悔過孔子取其書附於帝王之后以其能改過遷善帝王之門戶也由此而進夫帝王亦不遠矣

秦穆公伐鄭

穆公始與晉文公伐鄭鄭與秦盟秦使杞子單戍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穆公於是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

晉襄

公帥師敗諸崤師經於崤崤晉境也是時晉文公死襄公初立謂國有大喪而秦越境伐鄭師行不告襄公乃俟其師還帥師戰於崤澠敗其師而獲三帥崤文還歸文嬴為三帥請使歸就戮于秦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迎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穆公於此痛自懲艾作秦誓作此書秦誓舊簡所題公曰穆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嗟哉我朝廷之士當靜聽我誓無或喧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我誓告汝以羣言之先者莫先於悔過之言古人有言曰古人所言即羣言之首也民訖自若是多盤民之常情使人盡順己之所為則多樂如穆公適蹇叔而用孟明是樂孟明順己而惡蹇叔咈己矣其亦何異於民責人斯無難至於責人之咈己肆誕無忌高論不顧更無所難如穆公責蹇叔之咈己信無難色

惟受責俾如流及受人之責使言者肆口而發如水流出吾甘心受之是惟艱哉是為難也如穆公當時受蹇叔之責豈不難哉我心之憂穆公自謂我前自不能受責至於敗衂其心懷憂思欲改過自新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深恐日月疾行不復再來而我改過無日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蹇叔執古義與我謀則曰未能就我闢土之功我實忌而惡之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杞子玉明等術今日一時之利與我謀我則姑且親而信之雖則云然穆公謂我所陳已過其言雖如此尚猷詢茲黃髮庶幾今所謀者皆詢問此黃髮之老如蹇叔者則罔所愆則終無所過失番番良士老成良善之士番波旅力既愆雖筋力既衰目力耳力手力足力皆無用矣我尚有之我庶幾欲

有此人而用之方是理也仡仡勇夫射御不違至若武勇之夫雖射弓御馬皆中法度而不違仡訖我尚不欲我庶幾不欲此等人惟截截善諞言其有察察然徙恃小惠又善為巧說之辭諞騈俾君子易辭使君子為之眩惑遷心改慮變易己之辭以從其言我皇多有之此等人我何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我今日因敗衂之後昧昧然專一其志慮思其所以成敗之說如有一介臣如有一介然有守之臣斷斷猗無他技觀其外則斷斷然守善確乎不拔雖無他技能猗助語也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究其中則休休自得無一毫妬賢害能之意其如能有所含容停蓄曰其如謂其中恢洪不可以定名也人之有技其見人之有技能也若己有之如己之有此技能人之彥聖人有美德至於大而

化之之聖其心好之其心好此人之善不啻如自其口出不止如口之所言蓋口之稱揚者有限而心之好慕者無窮啻耻是能容之是能容人之善者也以保我子孫用此人於朝廷則安國家定社稷綿大業於無窮其安保我子孫為如何黎民亦職有利哉不惟子孫蒙休為衆民者亦將于此而有利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其有徒矜一己之長不能兼天下之善於人之技能則冒嫉疾害以惡之人之彥聖人有彥聖之德而違之違背而抑過之俾不達使不得達其名行其志是不能容如此之人胷懷卑陋豈能兼容天下之人以不能保我子孫用之則矜己制人敗喪國家亦何能安保我之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衆民亦安得不危哉邦之杌隉杌兀隉謡曰由一人邦之所以

杌隉而危殆者非他也乃由用一人之冐疾者也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邦之所以榮華而懷安者非他也亦賴一人之慶謂用一人能容衆其安慶自然及之穆公悔過而思欲用者惟一人所不欲用者亦一人可謂悔過得其要矣夫子録之豈不在此也哉

尚書句解卷十三